

# 國際編譯

INTERNATIONAL DIGEST

第一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董霖主編

## 錄

美國何時被轟炸？  
 日本思想演變的分析  
 關種族主義  
 各國對華入境之歧視  
 戰時美國出版界  
 歐洲的前途

塞凡斯基  
 羅克典  
 瓊斯  
 惠林  
 蒲耀瓊  
 佩萱

## 目

墨魔下台後的義大利  
 程滄波  
 戰後應否有一國際人權宣言  
 錢端升  
 戰後美國國內經濟  
 美國時代幸福  
 生活雜誌戰後  
 問題研究會

國 際 編 譯 社 出 版  
 社 址 重 慶 大 地 田 灣 五 十 九 號 亦 廣 發  
 行 所 各 處 均 有 代 售

# 編 輯 者 言

一、本社成立以來，承中外各機關團體及個人惠贈資料，除分類編存，備供參考外，謹此佈謝。

二、本刊承各方盛情，踴躍投稿；惟因篇幅有限，難免積壓，除預登稿費，陸續刊載外，特誌歉意。

三、本社政治、經濟、法律及國際問題等叢書，正在陸續編譯中，各地書局直接函購，至表歡迎。

四、下列各書業已付印：

1. 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
2. 戰爭與作戰原料
3. 均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 墨魔下台後的義大利

史滄波

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在七月廿六日晨間傳播全世界，全世界對這項消息的反響，可以綜括成下列幾點：（一）對軸心禍首的崩潰，表示興奮；（二）對盟軍今後的有利形勢，感覺鼓舞；（三）對墨氏繼任者巴多格理奧印象模糊；（四）對義大利今後的政策，暫示保留態度；（五）若干盟國輿論，對義政府未能即時全部投降微示不耐；（六）柏林東京方面故示鎮靜，而惶懼之內心如見。

時局重要轉變的判斷推測，本來是政論家範圍內之事，時局急劇轉變尚未分曉時的推斷，或非一般新聞記者所能控制，如果世人喜談新聞學，如果時尙喜辦新聞學校，這種問題就是最好的訓練機會。假使一個大學中的新聞學系，專門在小冊子及傳單講義上用功夫，遇見一個重要問題，不但沒有方法剖解，亦沒有方法去捉摸，所以從新聞教育上着眼，今日國內所謂「新聞學」的偉人，實為學術界很大的隱憂，這個隱憂，不僅在國內，歐美各國有同然者。

要論墨索里尼下台後的義大利，必須先知知道墨索里尼上台前的義大利，又必須知道十世紀中葉統一後之義大利。每一個民族與國家，必有其歷史上的連貫性。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行動與思想，脫離不了它傳統的歷史性。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大陸有兩個新興國家，一個是德意志帝國，一個是義大利王國，這兩個新興國家的崛起，都依附着兩個重要因素。這兩個重要因素是什麼？振作國強的王室與英明的政治家，在德為罕亨穿倫王室

與俾斯麥，在義爲塞伏侯王室與加富爾。俾斯麥與加富爾有同一的目標，就是造成德義的統一。德義兩國當時有一共同之敵人，即奧大利帝國，而法帝拿破崙三世，同爲俾斯麥加富爾兩人縱橫捭闔之對象。第一次大戰前中歐三國同盟之成立，一方面固爲俾斯麥政策之成功，同時亦爲德義兩國當時以利害有許多共同之點。可是德義兩國民族的歷史背景不同，十九世紀兩國復興的思想環境亦不同。俾斯麥在德意志的成功，僅僅做到「統一」，而未對「自由」有絲毫的貢獻，加富爾之於義大利，立國的理想似乎稍高於俾斯麥。德國至威廉二世嗣位，德意志帝國已與俾斯麥建國時稍稍變質，尤其外交政策方面，威廉二世幾乎悉以俾斯麥之所爲。論者對俾氏晚年之抑鬱，常譏其未能導國家於民主政治議會機體之域，重臣元老一人之力，終不能轉移君王一念之微，則知人論世之至言也。

世人論及義大利，每好聯想及於羅馬帝國，墨索里尼執政之時，尤好以是爲標榜，但我們考研大羅馬帝國與十九世紀中葉後之義大利王國，二者性格，誠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予常縱遊義大利各地，細察其民情風俗，再證之於史書所載羅馬帝國時代之情狀，則今日之義大利，蓋遠表其雄偉強韌之氣，今日義大利之社會，是一種農業的社會，義大利之人民，耐勞節儉，是農民性的國民，義大利國境以內，規模小。國力薄弱，則到處可見其跡象，論者有舉西方之義大利與東方之日本並論者，言其國力規模則然，若論其民性民俗，義人實不足與倭人同日語焉。數年以來，時論每言義大利爲軸心最弱之一環，與其言其軍備，無寧指其民性風俗。深知義大利民俗與民性者，義大利王國既不能

爲民主政治而戰死，亦不能爲法西斯主義而戰死，義大利人民有其過去文明之憧憬，然而其人不能爲主義而死，迷惘憧憬境界中不產生之行動，無非隨風轉蓬而已，故嘗之個人，在經濟的解釋而言，義大利之國性，則小布爾喬亞是也，中產階級組成之社會是也，小布爾喬亞與中產階級無大志，不堅忍，此彰彰明甚者，義大利經濟狀況未離農業社會而其民性則爲小資產階級，此種性格之民族不能大有爲，實爲歷史上明顯之事實，羅馬帝國何如能一變至於義大利王國，兩者性格之懸殊，其原因何在，扼要言之，則一千年之分割亂離而已。一千年中義大利志士仁人所努力，僅成十九世紀中葉統一之局，更迭世界潮流之激盪，脆弱之元氣與國力，無法支持其變局，遂造成東倒西斜之面目，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也。

第一次歐戰結束，義大利以投機而幸列戰勝國家。巴黎和會中，始終作梗者，在歐爲義大利，在亞爲日本，凡爾賽和約既成，美國國內之騷擾混亂不減於戰敗國，墨索里尼乘時突起，挾暴民以脅王室，終得遂其大欲，廿一年中殘民以逞卒以致今日之大禍，由過去之事實，由義大利之國性，則墨索里尼下台以後，義大利政策之將激變，必無可疑。義大利新政府縱不變其政策，義大利在軸心中之因素已減至最微弱之點，又無可疑者，所以今日對墨下台後之義大利，從歷史上去觀察，實爲一世紀來之一貫性，盟國方面固應稍假以時日，徐觀其自變，然認識義大利國性之人，應知英美今日所盛倡之「無條件投降」實具有遠見，今後之義大利，除「投降」無他路，除無條件投降不容與其作任何磋商之和平。我們要看透義大利之歷史，看透義大利之民族性，不是我們不寬恕

義大利人，我們要根本拯救義大利，就非叫他無條件投降不可。墨索里尼下台，義大利就開始投降了，我們在此還堅持要義大利無條件投降。必須義大利無條件投降，然後可徹底改造這一個國際間永久的「干擾份子」(a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nuisance)！

(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重慶)

# 國際編譯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 發刊辭

十七八世紀中西文化之交流

美國改組世界的計劃

爭取勝利和世界和平的策劃

現代海軍中的任務

日本所謂決戰階段的透視

組織中國國際公法學會之商榷

最近一年的出版動態

蘇聯黨方歷屆大會決議案

日本能支持多久

介紹幾本文藝名著

董霖

王寵惠

史宓司

克伯遜

李却蒙特

鹿地巨

董霖

印維廉

朱慶永

蒲耀瓊

謝慶森

# 戰後應否有一國際人權宣言？

錢端升

經此次大戰之後，如果民族主義能以理性為範圍，成為全人類的政治組織中的組成單位，則大同之治可謂得了一種開始，而民族國家的性質也將遭遇一種重要的變化。

大戰方在進行中，各民族的趨向尚不易窺測。有識之士中，主張戰後各民族應成立一個共同的強有力的組織，以抑制民族主義不正當的發展，並以促進全人類的福利者，固不乏人；然而深信人性改易不易，並有鑒於國聯的失敗，因而懷疑一切國際合作，牢守主權舊說者，也在在皆是。如果後一種人得勢，則戰後一切保障和平，增進互助的組織皆等虛設，不能有實

力，亦不能收實效。反之，如果前一種人居多數，而有較嚴密、較有力的國際組織降生，和平及互助也不見得就可因此而成。要有國際永久的和平與日增的互助，各民族須首先承認大同之治為人類最後的目標。

在大同的社會中，民族的存在是無須取消的，民族的個性也無須抹殺，猶之在國家之下，個人仍維持着各個的存在，各保持其個性者然。但在大同的社會中，各民族却不能有破壞公共法紀，妨害他民族的利益的行為，此猶人民的自由須以法律所定者為限度，而不能有損人以利己的行為。考人民之所以能遵守法律，雖亦由於

國家之設有制裁，而主要的乃由於他們之有同一的道德觀念。同樣的，我們如期望民族能遵守國際公約，亦須從同一的道德觀念着手，而國際的制裁則僅能為次要的約束力。如果各民族缺乏共同的國際道德觀念，則國際制裁無論如何嚴密，亦不易產生守法之效。如果各民族有共同的道德觀念，而又輔之以法，則他們不難共守法律，而國際秩序亦不難維持。簡言之，要有大同社會，全世界民族雖仍可保持着他們的民族個性，然而共同道德却是絕對不可少的。

那些道德觀念應否為全體民族所共有呢？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而且將隨時代的進展而變化，猶之某一國家人民的道德觀念也常在變更似的。我們固不能希望戰後各民族的道德水準太高，太高則決無被大多數接受的可能，但也不可太低，太

低則戰後的世界社會比戰前的進步可。戰後的道德觀念須是各民族的前進分子所提倡擁護的，而又為各民族所能服膺者。舉例言之：世界一切人民貧富均等，無民族之別，容或是一種高尚的理想，但決非戰後各民族之所能接受，故不能成為最近的道德觀念。但各民族應有取得原料的平等機會這一原則，既為舉世前進思想所許，又無不可實現的困難，自應視為國際道德的一部分。以此類推，我們或不難推斷何者應可為戰後全體民族的道德觀念。

近年有不少人士主張戰後參加國際組織的國家——亦即是全體國家——發表一國際人權宣言。這種人是深受「國家人權宣言」的指示的。國內法常須與習慣道德的標準一致。如兩者距離太遠，法律太站在前頭，法律將無執行可能。但除了符合習慣道德的法律以外，一般國家也常有人權



宣言的頒布。宣言所標示的立法原則往往遠較習慣道德為進步，故每可提高道德的標準，促成立法的進步。同樣的，如國際亦有人權宣言或類似的文件，將各民族應尊重，可能尊重，而向未能一致尊重的民族及人類權利一一鄭重宣告，則兩種好果可以預期。第一，國際的道德標準可以提高；第二，民族相同的道德觀念可以較多。兩者均有增加國際約束之功，兩者也均有促使國際社會日近大同之功。

然國際人權宣言既以增加共同的道德觀念，並提高國際的道德標準為目的，則各國所不能一致接受的觀念，或標準不能與最前進的國家的道德標準相埒者，自不配列入國際人權宣言。如甲國願遵守道德標準較高的約束，而乙國反對，則此約束自無法被全體國家所採納。如乙國以較低的標準為滿足，而甲國又願於遷就，則一

致採納固無問題，然與提高國際道德標準的原旨又不相符。又如各國家都不以認真態度出之，接受許多崇高的原則，而毫無遵守的誠意，則宣言必等於廢紙，不特不能得上述兩種好果，而且有使國際道德益見墮落的危險。基於以上種種，反對有國際人權宣言者亦不乏人。

任何人不能藐視成立國際人權宣言的困難。然而天下值得嘗試之事那一件沒有困難？如果困難而放棄，天下那一件大事會經嘗試的機會，更不必說到成功？國際秩序的樹立與大同的實現本是難事。大同的實現固須靠人類不斷的努力。國際秩序的初步樹立亦未嘗無困難攔阻在焉。如果國與國間無可合之處，無企求進步的共同願望，則人權宣言固難以產生，即國際組織亦難以成立。如果若干個少數領導民族間能先有若干種共同的觀念，則其他的國

家亦不難望風興起。故在原則上我們既不可因困難而放棄國際人權宣言，而在實際上則此種困難當可由各領導民族的協調而克服。

中美英蘇今已公認爲四國領導民族，凡中美英蘇之所能共同接受者，全體民族亦當能接受。我們之所欲問者，乃此四國是否能代表今世最前進的國際思想。如果四國在思想上均爲落後的國家，則四國已所接受者將缺乏提高國際道德標準的功効。這種人權宣言無補於國際政治的進步，亦與大同之治無補，有宣言且不如無宣言。幸而以四國之大，國際最前進的思想幾無不可以代表。故四國所能共同接受的宣言，在國際上，儘可發生人權宣言在一國內所能預期的好果。

然則那些是進步的國際道德觀念，而又可爲四國之所接受者呢？我以爲有三點

：第一，個人地位之應尊重，必須於宣言中鄭重宣告。自從赫格爾一派哲學家以普魯士重國輕民之旨歸納成哲學以來，百餘年中，國家爲人類最高發展之說盛極一時。希特勒之流因之，復以民族代國家，遂產生德意志民族爲統治民族之狂論，然德意志民族雖高於一切，德意志民族的組成子分——德意志人——則並無其獨立的意志與人格：只有玄秘的民族意志而無天然的德人意志；只有玄秘的民族人格，而無天然的德人人格。德意志民族的意志與人格又在那裏呢？則當今之世，希特勒所代表者即是民族意志，希特勒所化身者即是民族人格。如果德意志人不自救，而仍體慢於這種傳統的民族觀念，則數十年而後希特勒二世必又將爲希特勒之續。日本民族缺乏理智，自昔已然，自受德意志思想的薰淘後，日本人的他位益見低落，而所謂一

大和」民族者則也。中了如德「志民族所患的瘋狂。特所謂「大和魂」者既不由重條一人代表，亦尚不由他們的天皇一人代表，而由一羣軍閥妄人假竊天皇的偶像以代表。這種不以人爲重而爲一種玄秘的民族狂所宰制的主義，衡以中山先生的學說，實不能稱爲民族主義。故德日的所謂「民族主義」不容一日留在此世，而這種主義所取締仇視的個人尊嚴個人地位則必須恢復，必須尊重。人不能無羣，無羣則個人的安全自由及地位俱無從保證。但我們亦不能因過分重羣的權利，而抹殺分子的權利。此中惟中庸之道足以救邏輯之窮。我們如只知有國家或民族而不以人爲貴，則世界將不斷有國家的衝突，而全人類無協同的可能。惟有鄭重宣告個人地位之應尊重，然後各國所推行的政策將以人民的權利爲出發點，而無衝突的危險。

就中美英蘇四國而言，中美英三民族向以富於理智著稱，向不爲任何玄秘的主義所籠罩。英美之注重人權固爲近代史特彩之一，而「民爲貴社稷次之」之說又深入於中國的人心。中國以受帝國主義壓迫，民族地位日墮，於是中山先生以民族主義爲呼號。然於民族合力以求自拔之外，中山先生又倡人權及民生之義。夫有政權而生活又獲得保障之民不可謂無尊嚴，無地位。故中美英三國之能同意於個人地位之重視，無待贅言。蘇聯昔年勵行共產主義，頗有重國輕民之嫌。然其一九三六新憲法頗有一反此趨勢的用心。抗戰勝利後，蘇聯亦可望能逐漸尊重人權。故四國共同接受尊重個人地位這一點當不難實現。第二，各國共同宣言，福利經濟應爲國家經濟基礎政策。這是由於第一點而來

。在國際關係中，一切關係及利益應以平等對待，故國日富而民日窮。不採福利經濟的政策，則個人的地位，即在富強之國，亦永無增進之日。至於各國願否並能否棄戰爭經濟的政策而改採福利經濟的政策，則當然以四國的馬首是瞻，可不深論。

第三，各國宣言，各民族在國際關係上一律平等，無種族之分。此點也是一反德日向日的行爲，而可以消滅許多紛爭之原。四國之中，英美向日亦微有歧視異族之薄德。此次的大戰已予這種薄德以不少變更，在戰後英美亦且有非尊重平等不可的趨勢。有了平等宣言而後，少數民族的糾紛易獲解決，而文化或經濟落伍的民族在理論上亦獲得急起直追的機會。

以上榮華三點，在道義上，四國俱不能拒絕接受。四國如相率接受，而以之訂立國際人權宣言，或逕以放在國際盟約的

前導。則其所可確據的進路上的力量無限量。蓋這三點所代表的道德觀念實較今代習慣者爲前進，而四國又爲今世力量最宏之國。由四國提倡若干前進的道德觀念，而全世界的民族又一一視爲共有的觀念，則各民族共同的信念可於此增多，而大同的始基亦可於此建立。大同本我國固有理想之一，而民貴及平等的觀念又爲我民族所普遍推崇者，故我深望戰後的中國能爲上述一類國際人權宣言的始倡者及力行者。

國際編譯社法學叢書

中國國籍法

蓋霖編著  
現已出版

# 戰後的美國國內經濟

國際宣傳處譯

## 美國時代幸福生活雜誌戰後問題研究會報告書

現在並不像以前那樣，嚴格的經濟問題，到此次戰後，似乎不是悲觀地沒有法子解決的。戰爭的教訓，告訴我們，經濟機構並不是人類命運的主人，而是人類命運的奴僕。我們現在知道經濟科學的存在，並不是告訴我們，我們應當做些什麼？而是告訴我們，怎樣和付多少代價去做我們應當做的事情。而我們所應當做的事情，如我們的社會目的，國家目的，其最後決定並不在於經濟方面。這種決定有其更深的源泉，如政治、倫理、宗教、及社會的精神。

差不多有三個世代，在馬克斯及新實

塞學說雙重的脅迫之下，西洋人往往認為祇有經濟地位是真正實在的東西。認為支配他們經濟地位的法則是一種前定的天然現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不景氣，所以留下那樣嚴重的創痕，原因即在於此。許多人既於經濟地位之外別無信仰，一旦經濟地位變動的時候就受了莫大的打擊。我們希望戰爭及時間，將給美國人一種更切實的東西，去寄託他們的信仰。然而要把三十年代的正確思想完全驅除，我們先要瞭解打擊我們的是什麼，以及為什麼不能再讓它來打擊我們。

### 第一節

最近納爾遜 (Donald Nelson) 說：「

貧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自由的經濟事業家，用他們現在所熟悉的技術配備，用他們不斷地獲得的利潤，再以利潤去投資，復作種種自然與人類需要的試驗，已經證實了上面的那句話。他們創造了巨大的工業及農業的園地，這個園地就是現代的美國。它現在對於它範圍以內人民所需要的一切基本物資，（且不說許許多多的奢侈品），都有供應的能力。這是世界上的一個新現象。

這個農工業園地的能力，如以金錢來衡量，到了此次戰爭結束之後，較以前不知要大多少倍。

戰爭一方面減少了純粹科學的研究，同時却大大推進了技術方面的研究，增加了世界繼續工業革命的速度。我們的工廠不僅能大量生產我們所熟悉的物品，它們

並且能製造我們以前所從未見過的東西。

十多年前，李普曼氏涉及了科學發現中一個最大發現：即發明的功能。現代的試驗室，祇事加以相當的工作時間，差不多可以解決一切要求它們解決的實際問題。因此，經濟祇是適應過去或目前的技術變化還是不夠的，一定要適應它繼續變化的必然性，或許還要用加速度的速率去適應它。

科學家永遠是靠得住的。即使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們仍舊忠於工作，夢想着新的生產品與生產技術，好像並沒有生產過剩這件事情的存在。於是就發生了技術崇拜的風氣。他們認為在工程師與繁榮世界之間，祇站着貪利的商人，他們是控制工程師的。實則技術生產的重要進步大部分屬於私人企業，他們的實驗室做這種工作，他們的律師保護其專利，他們的經

獲利中取利，而其最大原因，是爲了其中  
的有利可圖。

我們想說明私人企業的獲利，在某種  
條件之下，使各種生產的發明轉變爲世界  
實際的繁榮，比其他任何方法爲迅速而有  
效。這些所謂「條件」，就是下文所要討  
論的，必須與過去者不同，正像魚目之不  
可混珠一樣。

美國人都信仰科學，但對於未來繁榮  
世界的降臨則很少信仰。因爲他們不知道  
經濟的極端變動，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他們恐懼戰後繁榮或瞬息即逝或遭  
經濟的崩潰。能夠控制及延長繁榮的武器  
，能夠補救及縮短不景氣的武器就在我們  
手裏。如果我們能聰明地利用這種武器，  
我們就是經濟命運的主宰。

## 第二節

戰前社會的錯誤在那裏？最顯著者莫

如經濟的個人與經濟的集團。它們社會勢  
力的不同，而且日見懸殊。所謂經濟的集  
團常以公司爲代表。

有人分析過去一次經濟不景氣的底蘊  
，指出了這種勢力懸殊的驚人現象。公司  
的社會力量脫離了私人產業的合法根底。  
公司成了獨立而差不多自足自給的社會「  
不合法」勢力。

過去有一個時期，商業競爭的原則，  
足以維持公司的「合法」。在消費者的主  
權之下，理論上沒有一個商人能獲得過多  
的社會勢力，因爲別的商人永遠是跟他在  
競爭。但後來這已不能成爲普遍的現象了  
，而且卽有這一現象，也是偶然而無足輕  
重的。現代實業公司擴大了的社會勢力，  
不僅從它們控制機器一事可以看出，而且  
能日益劇烈地控制自由市場。結果以十九  
世紀的觀點去衡量，市場不再有獨立的主

趨。不再是自由的了。

從二十世紀的觀點去看，雖則市場仍舊是自由的或至少是容許自由的，但我們必需承認一個事實，競爭的性質與功能已經變化了。在許多工業方面，一個人參加競爭之前，必先是成功的企業家，或者說得明白一點，必須是大的企業家。在這種工業之中，業已獲得地位的公司，就有它的經濟便利，可以避免許多競爭的危險，它們的利潤也有相當保障。這種競爭性質的改變，其副產物之一，即使公司利潤成了不名譽的收穫。

過去的不景氣與此次戰爭，似乎使美國的工業更趨於集中。百分之八十的軍火製造合同是與不到一百家的公司相訂立的，這是事實。固然也有其他的製造商簽訂軍用工業的分合同，然而它們不過是大大公同的附屬。這是對好的現象呢？還是長久

的趨勢？

集中並非就是說，金錢祇到少數人的口袋裏去，為因公司的主人或有更加分數的可能。但其意即為一般人欲成為大廠主的機會則減少了。小商人知道大企業較小企業效率為高；但同時也懷疑大企業的利潤豐厚。一部分也由於它們的勢力雄厚，這在十九世紀是認為不合法的。

這是我們社會的一些經濟缺陷，使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成了那樣悲慘的時期，失業業者有五百萬至一千四百萬人之多，但這個十年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的，這是一世紀中最能自我分析的十年。而在知慧上極有收穫。

所謂收穫就是產生了兩種極重大的事實與思想。第一是T.N.E.C經濟研究會的紀錄與報告，提供了許多經濟病態的資料，對會由美國實業界所組織，經過了兩年



又九個月的工作。正像心理分析學家分析精神生活的奧秘一樣，揭露了神奇的內幕情形。因為該書的研究，美國經濟力的集中不再具異端邪說，而是適可中庸之道。因其適可中庸，所以是辦得通的。

第二個供獻是經濟理論上的收穫。連普通人都能看出，在古典的經濟學理與週期性的失業現象之間有了極大的漏洞。三十年代經濟學家就提出了一個嚴重問題：就業的水準究竟由什麼決定的？

提出最有力答案者為基納斯氏 (Joseph Kohn) 一九三六年發表了他「職業、利益與金融通論」。正像一七七六年亞丹史密斯發表他的原富，開自由企業時期的先河一樣，基納斯的學說也成了開創另一大時代的種子，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企業家不僅知道要與自然力和階合作，還要與有組織的工農社會和社會合作。

基納斯分析失業問題，並且提出一個補救辦法：即政府化錢的辦法。民衆要求着經濟的安全，他答復了這一個問題。

自由與安全，二者似乎不可得兼，這是本時代最費人思考的問題。實際上二者也的確難于折衷調和。調和誠屬不易，但並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三十年代經濟學者的論辯早已指出了途徑。T.N.E.C 經濟研究會指出了實現自由的途徑，基納斯指出了實現安全的途徑，為什麼美國人不愛取其長呢？問題是在溝通其衝突的因素。我們相信這是有辦法的，可以得到一個調洽的成功。

### 第三節

基納斯在經濟方面的觀點正如我們一樣，首先集中注意於貨物及勞役的生產，即各種新發明收入。她對於收支決算如

公債、通貨、現金，及其他銀行和信託等項都視為主要的問題。

生產等於消費加投資，投資則假定其等於儲蓄，這早成為經濟學的定則。換言之，即一切製成的貨物不是被消費了就是被重新投資在國家的工廠裏面，由此等式即可證明要維持某種水準的生產，必須在消費或投資方面（改進或擴大國家工廠）經常消耗與生產所造成的相等的購買力。一部分儲蓄的購買力也包括在內。

我們再重述一遍：由此等式證明，要維持某種水準的生產，須在消費或投資方面經常使用與生產所造成者相等的購買力，包括儲蓄的購買力。換言之，須將與現有儲蓄等量的購買力經常用於投資，以償付工資，原料和其他用費，製造更多的購買力，如果不是這樣，整個過程就會延遲，生產就會低於投資，等式就不能均衡。

也許會遠在完全就業附屬的水準之下。

根據古典經濟學的看法，在此情形之下，物價，工資和利率一定會起變化，立刻可以恢復完全就業的狀況，（物價：減少生產就減少貨物的供給，因此提高物價，高額的物價增加工業家的利潤，鼓勵他們增加生產。工資：減少生產就減少對勞工的需要，因此減低工資，低額的工資使工業家獲得更多的利潤，鼓勵他們增加生產。利率：減少生產，工業家所需製造貨物的銀行借款亦隨着減少，借款減少，銀行就會減低利率，因為銀行的收入是依賴放款，因此它必須設法將存款放出去，生產所需借款的利率減低，工業家的利潤就增加，因此又鼓勵他們增加生產。據這派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這種種機械的牽制，很可以立即恢復完全的就業。據說，個人的儲蓄，不是他自己立刻投資，如購買

房屋之類，就是讓他人投資，如購買證券或存放銀行。

基納斯證明這些都是錯誤的假定。『認為在不景氣時期，經濟機構內雖然會有變化，但這些變化并不能視為恢復完全就業的必要條件，他認為儲蓄率和投資率雖然互相影響，但不能互相控制。有時會有「儲蓄過多」的現象，那時社會不能或不願作像儲蓄那樣大量的投資。』

造成這種現象的經過，可以舉例說明如下：假使有一人慣於在二萬元的進款內取出五千元存儲和投資，而忽然儲存了一萬元，若經濟方面沒有什麼變化，他立刻減少了五千元的消費。如果這五千元投於其他方面各房屋之類，又恢復了均衡，但是如果這筆錢不作這樣的投資，（如果儲蓄起來），那麼他的儲蓄不僅減少了五千元的消費，實際上而且數倍於此數，蓋以

前利用此五千元製造貨物的人都因此失業，并因此減少他們的消費。照美國基納斯學派安吉爾（J. W. Angell）的話，就是說：『一個喜歡儲蓄一部分進款的社會，就不能充分開發它的天然富源，這正如一個喜歡將每日工作時間消耗一部分在床上的社會一樣』。

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知道，有財產的人不好好利用他們的積蓄，不如將他們的錢亂化在窮奢極欲，或丟在街道上，對於經濟或者更有裨益。他們的金錢，雖然可以生息，但這一點不能證明他們的錢已即時投資於房屋、橋樑、公路、或工廠，因為控制利率的人或因素并非就是控制投資的同一的人或因素。

所謂利率，即是人們認為貨幣價值的表現，而以此別於工廠的投資。這種從利率去尋求貨幣的價值，普通稱為「流動性

的偏好」，就是表示資本家之不願將他們的金錢投資於實質的工廠，亦就是完全就業的敵人。

我們如果就效能的觀點來研究經濟，那麼最使財產浪費的方式莫過於生產的數量少於原有的潛力。因此，在經濟走到這種地步的時候，政府很有理由進而調整儲蓄，維持消費。基納斯說：

「如果我們的政治家所受古典經濟學原則的教育，阻礙了任何良好的對策，……則建築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都可以增加財富。

第二第  
「如果財富將一些舊的瓶罐裝滿鈔票，埋在適當程度而不使用的煤礦裏面，上面用泥土廢層蓋沒，然後根據歷次試驗的放任原則，讓私人企業重新把這些鈔票挖掘出來。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失業，同時得力的反響作用，社會的真正進益以及

它的資本財富或者會遠超過實際的數量。建築房屋之類當然更為合理，但在此方面，如果有政治和實際的困難，上面所提出的辦法，總比一事不幹聽任自然好些。

我們現在一定可以知道工作設計局的錯誤之點究竟在那裏，（工作設計局是一九三五年設立的新政機構，爲了「在公用計劃方面給予失業工人適當的工作」，它并非完全錯誤，能夠作一點事情總比無所事事聽任自然好些。工作設計局當然有它的錯誤，假使我們有所計劃，又能及時實行，則同樣有限的資金可以做出更多的事。

「錯誤的債務恐懼」一般人反對政府化錢的政策，最普遍的是由於畏懼公債。這種恐懼，多少是根據一種理論上的誤解，一般人以爲公債就像私債一樣，如果政府的開支超過它的收入，它將會破產

只要國家的生產力尚能維持，債務尚能應付，政府尚能維持它的徵稅能力，上述的公私債比喻就是錯誤的比喻。因為生產能夠繼續進行，政府能將債息償還國內居民，則無論債額有多大。政府總可以在稅收方面恢復相等的款數。

同時政府如果善於處理和判斷的話，公債不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只要政府所借債款不超過保證完全就業所需的款項，無論缺額多寡，總可以避免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發生是由於物價高漲，在健全的經濟機構內，可以利用物價高漲刺激更多的生產。因此，只要有額外的人力和物資可以利用，物價高漲可以自作奏制。事實上，政府若善於實施它的權力而又不阻礙生產，很可以充分控制它的信用率和它的貨幣價值。

「保證就業」由這些事實必然的得到一個結論：政府的財政政策可以而且應該設法左右就業水準。

我們主張政府應當保證永久的繁榮，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在美國維持合理的完全就業應該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政府這種基本政策怎樣實行呢？怎樣保證每一個希望工作和能夠工作的人都有獲得職業的合理機會呢？

政府的最重要步驟首先須知道製造大批貨物和僱用大批勞工的私營工業有各種機會可以儘量推進工作，它可以盡其所能吸收的利用全國的儲蓄從事於投資。過去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把自己曾做個別經濟人的公平主宰。這是已成過去的陳腐任務；現在政府應當管制工業社會，私營工業的狀況須是它最關切的事件之一。

實行完全就業政策的第二個方式是用

直接的方法增加個人的安全。這些方法最主要的是大加擴充失業保險，養老金，及其他方式的社會安全保障。政府在此方面，對於公共衛生，住宅營養，以及學校都應負擔較多的責任。

這樣的一種社會安全計劃可以維持，消費者收入并影響需要。它可以確定購買方的最低限度標準，工業可以藉此計算整個市場的範圍，因此能夠更有把握的計劃工業的擴充。

第三種方式是一種可以伸縮的公用事業計劃，這在我們的生產力有一部分顯然被浪費的時候或地方就可以實行。

公用事業有若干大計劃也許會和私人企業競爭，但就均衡上言，如果選擇得當，這些計劃為新的私人企業製造機會將超過破壞舊的私人企業的機會。

「基納斯不能解決的問題」美國的舊

工業，在集中的過程當中需要很少的新投資去從事更多的事業，另有一種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這些舊工業很有從減價和其他儲蓄以供應自己擴充經費用的趨勢，它們已經不能再被視為其他人們儲蓄的出路。

這些發展，以及人口的減少，新發明比率的可能減少，產生了一種理論，認為美國的經濟已經「成熟」。相信這種理論的人以為這種「成熟」的代價，如要維持完全的就業，政府所需抵銷的儲蓄數量，須超過一般人的估計，而且是繼續增加的。他們說，因為我們的國民收入愈多，儲蓄量愈大，所需要的新投資數量亦更多。儲蓄在大量國民收入所佔者為較大的而不是小的百分比。這似乎使投資問題成了積壘的問題：愈有出路，愈應尋覓出路。

因此有些經濟學家為了逃出這種漩渦

主張自儲蓄階級到消費階級重新公平分配收入，收入愈少的人「消費傾向」愈高；爲了安定，讓我們向富人徵稅，補貼窮人。

但在另一方面，所謂經濟成熟，投資需要縮小，也不是必然的結論。我們以爲能夠財政自給的工業，在擴大軍需生產的時候，至少有一部分經費要由政府供給的。並且在最近二十年中產生了一種對銷儲蓄的新興階級，很有驚人的重要性：消費者持久的貨物取給於分批的付款。國外投資亦一定需要美國大量的儲蓄，因爲世界上大半地方都會需要我們的資金和技術。

最後，縱然我們的工廠全部設立，縱然我們的經濟「成熟」，仍不應將其出產完全用於消費。英國爲了公平分配進益，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維持極高的消費標準，幾乎成爲一種福利的經濟。這也許是很合乎人道的辦法；却使英國的重工

業不能振作，構成慕尼黑會議一部分的背景。

基納斯震盪於不用投資方法而別尋利潤者的惡勢力。他沒有方法使發明家及企業冒險家合力推翻這種人。他沒有建立企業方面的理論；沒有企業理論，就業理論就不完全。

我們主張經濟革命，我們的建議需要停止或者推翻近二十年來經濟上一些最顯著的潮流。

#### 第四節

我們主張把有創造力，肯冒險，圖利而肯競爭的人們，重新回到自由市場合法的寶座上去。

如要重新恢復自由市場，個人主義者必需得政府權力之助，個人主義者一向受政府權力的束縛，因此本能的不信任政府的意向。因爲在現在這時代裏，工業本身

時情性使它走到了集體主義的路上；只有國家積極和有決心的干涉，才能阻止它。而且在三十年代，經濟平衡的力量已轉到華盛頓，也許以後將仍留在那裏。現在唯一的現實問題是：這經濟平衡的力量有什麼用處呢？我們要求政府利用這力量更激烈的監視自由市場。因為政府若不是變成一個較好的監視人員，就要成爲一個普遍的經濟行政執行者。它如管制全國經濟，我們就要失去所有的經濟自由，而經濟自由又是和其他自由有聯繫的。

在消費者心裏的問題是：一個專爲利潤追逐的自由市場，是否能將發明家和工程師的發現立即普遍應用。

這個問題的答覆立刻對個人主義有了一個限制：因爲在大公司裏，才常能得到最大的技術效率和最大的技術進步，不過也決不是凡是大公司都能如此。如果爲尋

求經濟自由就這樣不分皂白的攻擊大公司，這真是狂想，因爲大公司並不是對自由的真正威脅。

大公司、農、工、及其他有壓力的集團的壟斷和佔有一部分自由市場的傾向，才是真正的威脅。佔有自由市場的傾向，以前就有，不過最近更受擔心不安全的刺激而興起。所以如果有一種完全就業的保證，也就不會太擔心不安全，因此也將更易於恢復對市場的自由競爭。可是同時自由市場所受的限制太多，限制的種類也太多，所以我們難於相信完全就業，單獨就可以解決上述的問題。

現在先綜覽一下美國經濟機構中的「競爭情形」。市場到底還有多少自由？怎樣才可以增加其自由？

美國有嚴峻的法律反對獨佔，反對限制貿易。全球大國中只有美國有此規定，



不過對這種法律作司法上的解釋的秀門法案(SHERMAN ACT)的字句，以及最近反托拉斯的政策，都沒有和近代的經濟實情接觸。一九三三年姜白林氏在其所著的「獨佔的競爭理論」一文裏，講起獨佔的因素已進來沾污了大部分經濟機構，而我們却還以為這經濟機構是競爭的。我們如要來一個恢復競爭和恢復自由市場的反革命，就需要更強烈的推行我們的反托拉斯法律。

如要恢復競爭和自由市場，取消不必要的限制法和限制例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一方面再改良專利制度。

專利制度最初的社會目的在鼓勵發明及研究。在保護小工業的冒險，及保護那批和進步較慢的大工業競爭的小工作。總之運用在促進自由市場。而美國的專利特別應用，反不必要的培養了獨佔

。自秀門法案通過後，許多組合所享受的專利獨佔和其他獨佔利益，事實上已成為大工業想合法控制市場的唯一出路。(該雜誌在這裏建議五項步驟的計劃，如經採用，可把專利制度恢復其原來的作用。)

「關稅及同盟」在「美國與英國的關係」一文中，我們提議應立即對英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對其他國家也應如此。我們既知美國不能也不應對全球實行自由貿易，所以我們目標變為一步一步擴充自由貿易的範圍。現在這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主張完全取消美國的保護關稅，不過其中有許多稅率應儘快儘可能的減低。

### 第五節

如果這個時代是非常人物一顯身手的時代，那麼這個時代也是一般普通人更快樂的時代。個人主義並不是個人在社會上

責。「越規」時代中的個人主義者常不負責任的。不過個人主義者真正失敗的原因爲他們的個人主義。他們失敗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於他們的越規，也不是由於他們担了一個責任，而又不能勝任。譬如他們担負起全力生產和完全就業的責任，却又不能勝任。如果以後的時代裏，大家能認清個人責任的範圍，那麼他的「越規」又將被大爲重視了。

我們把這一個時代交給非常人物，並不就是說把它從華萊士的「普通人」手裏奪取出來。因爲我們一定要讓大家都享受這日趨安全的社會，其中有不失業的保證，有醫藥的援助和住屋的援助，這只是使我們的經濟機構不再是一個引起飢饉的經濟機構。安全也許可以去除躲在個人主義後面的飢饉，不過我們不相信飢饉是進步的唯一動機。社會日趨安全，將使個人期望

的內容和範圍有所改良。

我們現在再考慮怎樣才可利用四個爭辯激烈的經濟問題，——即農民、勞工、新企業產生率 and 賦稅——給個人主義以鼓勵。

「農民：」農民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發生，一直到這次還是一個棘手問題。這大部份是由於逐漸喪失麥和棉花的國外市場所致。結果美國的農民也像以前歐洲的農民一樣由自由貿易者一變而爲保護貿易者。我們不可以再聽他們爲個人主義者了。

這次戰後，在其他各國再開始注意農業時，美國農民應把他們的注意力由產量轉到效率上去，以前他們只注意產量，不注意別的。

第一、效率的意思就是國內市場要有種類更多的農作物，伴價格較低而富於營

養，在經濟上的各方面看來——公共健康，國際關係，土地生產力的保護以及農民的收入等——農民農作物的種類也應增多。種植各種農作物的小農，在技術上不會較大農更不方便，因為小的耕種牽引車的價格已日益便宜，而且小農依然可以實行其個人主義。可以由合作社出賣和購買更多的東西。

如果國民收入增加，實行完全就業，營養的水準也改良，那麼大部分美國農民爲了替美國市場生產足夠的糧食就很有事情做了。其餘的農民，特別是那些從事棉花生產者，將需要恢復舊觀，不過，我們總沒有理由要再有農民市場補助金或類此的立法。在永無失業的條件之下能夠不再以牟利爲生產目的農民，在實業界裏將比二十年代時更受歡迎。

四十年來，美國十年間，美國最不會

個人主義色彩的是勞工。理由是像對一越規的個人主義者——一樣，大家對他們希望得太多了。人家希望他們獨力照顧工業的成長，一方面却又沒有相當獨力經營規模的團體的組織，自一九三三年後，他們已從事這方面的工作，而且大體說來，工作得很好。

當然，所有有關的人都是痛苦的。可是只要大家認爲其中心問題，即勞工有組織權的問題已經解決，那麼我們現在就可認爲這個痛苦的時期已經過去。凡是能尊重勞工有組織權，能使職工公會主義存在的國家，勞工無須其初期奮鬥的革命性的鬥爭。

保證無失業現象，勞工就不會時常擔心失業。以前公會所有的缺點絕不會立即消失，但它們已失去了它們以前所以存在的理由了。

「健全地發展：」相繼而來的新金融界新興的小企業家，將感不便，尤其是財政方面的困難，大規模的企業，即令不能自給，也總是和金融市場有特別聯繫。因為由於種種理由，銀行界不願從事含有冒險性的投資。要剷除這種不公平的情形，我們建議成立「公平銀行」的系統以扶助剛才萌芽的小規模企業。

我們有理由相信為什麼一旦這種制度不成功，也許又會復活昔日的銀行習慣：為小企業家獲得，技術發明。這又和另一個重要改良——發明民主化——有關，因為現在只有大公司的實驗室在享受獨佔利益。有些人要求成立一個政府實驗室，凡是它的發明都可根據優先權先後由小本企業家應用。不過公共的研究實驗室像密倫研所 (MELLON INSTITUTE) 等，只要有個負責的財政力量使他們可為小本企業

應將，它們也應繼續。

「賦稅：」賦稅不控制新企業的產生和膨脹率，也是最能發生影響的。賦稅是一種龐大的信用。而且政府本身的信用，也是或多或少的繫於賦稅。政府的政策中，能危及經濟繁榮與毀壞的也莫過於賦稅。

從戰前數年議會和摩根索所講求的美國全國稅制看來，似乎小心翼翼的很少鼓勵冒險的投資，却又把最大的舒適給予游資或找尋安全的資本，而我們的游資很多，在戰後起草賦稅法案的時候，瑣瑣屑屑的改革並不能滿足一個膨脹後的經濟機構的需要。來日所需的是要把整個機構加以徹底的檢查，先從基本問題研究起，即美國的賦稅制度的，目的何在？關於這，應組織一不持門戶之見的專家委員會像英國皇家委員會或是我們的勒倫基核皮委員會

那樣。

美國賦稅制度的目的在那裏？有些經濟家介紹兩個預算制度：一個是每年的預算，（普通費用），一個是週期的預算，（「投資」的支出）。不過無論是否應用這種辦法，關於美國財政，大家要認清一個消極的原則：即美國稅制的目的並不是收集金錢以和所有美國的支出平衡。平衡的預算制度有時雖是需要的，我們却不需要它，而且以後這種預算制度也許反是有害的。以後有時賦稅的收入會超出政府的支出，有時它們也許較政府支出為少。一旦它們能從平衡預算的陳腐觀念中解放出來，那麼美國賦稅可另創一格，作更大的用途。

要制止戰後的通貨膨脹，賦稅也許不得不保持較高的水準。不過一旦膨脹的壓力消失，就可實行較為久長的賦稅政策。

該政策的自的，用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應是刺激的：刺激私營企業作可能的最高活動，最多的投資和最多的變更。這些賦稅制度應是公平的賦稅制度，可是也要能使經濟機構保持活躍性，又能使它全力生產。

這種政策雖不要完全廢除所有公司的所得稅，但也許需要在實質上減少稅率。另外實行累進的私人所得稅，一面把不從事生產的利潤抽稅，以制止儲蓄過多，這才是較好的新稅法。

一個人的所得愈多，儲蓄也愈多。相信失業現象是由於儲蓄過多的復興計劃者（他們以為失業現象並不是因為投資不足），以為累進的所得稅是對付不景氣的合理辦法。如果失業現象是由於投資不足，那麼減低所得稅是更合理些。

不過累進還有種種其他價值，即令政

可能把它取消治上。也似乎沒有取消的理由。但在規定所得稅的最高率時，賦稅政策對所得稅阻礙投資的影響應加以考慮，一方面也要考慮到對儲蓄分配的影響，至於我們，我們認為把儲蓄誘導作投資之用，比較在未統盤籌劃前就抽稅好些。

現在美國的錢並不少。生產的其他各種因素也都並不缺少，只少一樣：勇敢的

人們，所以勇敢的人們，肯冒險的企業家應該成爲美國來日經濟機構中的寵兒。賦稅政策，以及每種經濟政策，都應有利於肯投資於新企業或肯投資於擴充戰後的企業的人。他們所得的報酬也應比例的提高，因爲他們對國家的經濟繁榮必有很大的貢獻。

## 美國何時被轟炸？

塞凡斯基少校 (Alexander P. De Benetti) 作

原文載美國水星月刊

古 先譯

我希望本文能使大家撥開混淆的雲霧，窺見轟炸美國大陸這一問題的中心點。對此問題，當然沒有人能作確定的答案。因爲不知道，或只知一半的事情實在太多

。德日現在除了已經使用的飛機之外，究竟還在製造那一類的長距離飛機呢？製造的數目有多少呢？軸心國將在我們沒有留神的頭上作那一種的空中奇襲呢？這些問

題不能得到解答，就沒有人能明白預測等待着我們的空中試驗何時來臨，有好大的規模。

我們所知道及所應為的事如下：

(一) 就現階段航空科學的技術而言，經過兩洋轟炸美國很有可能。我這裏的所謂轟炸，當然是指由陸上根據地的直接轟炸而言，不是指由航空母艦上的轟炸，美國及敵國現在都有一種能載充足炸彈不必停飛而渡洋作戰的飛機模型。

(二) 倘若軸心國家能征服歐亞，孤立美國，則美國將受全面的轟炸，俾使大局作最後的決定。美國一日安然存在，法西斯國家就不能獲得真正的永久勝利。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除空軍外，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消滅我們。

(三) 倘若希特勒得到了冰洲及亞速爾等根據地，則北美的大西洋海岸就在希

特勒現有空軍的攻擊範圍之內，我們的大西洋海岸就有被德國空軍進攻的可能。

(四) 英國是一個最易被空軍炸燬的國家。因為我們的重大目標都集中於幾個較小的區域，敵人的每一噸炸彈，轟炸美國所引起的損害一定超過轟炸世界別處所引起的損害。工業較落後的國家如中國及俄國，比工業先進國家更能迅速適應空襲，工業先進國家，每日的生活皆須仰賴公用的設備，連續的交通，以及電力等等設備。美國幅員雖大，但不能使美國安全，因為它的重要機構及住宅區都集中在極少數的幾個區域之內。

因此，這一問題，似乎不是我們會不會被轟炸的問題，而是我們什麼時候會被轟炸的問題。這一真理，很有使美國人民明瞭的必要。例如國民防護之不力，就是因為大家心裏不相信這種危機是真的。美

國一旦明瞭我們一定會受敵方空軍的襲擊，則阻礙防護準備的敷衍因素就會跟着消滅。

法國在未敗亡以前的嚴重期間，第五縱隊最有用的工具，乃是那些估低納粹威脅，過分重視馬奇諾防線的顯要人物。同樣的，今日在美國也是一些顯要人物和軍事人員愚蠢地幫助了敵人，他們因為不瞭解航空的作用。不知道敵人轟炸美國必定遠較轟炸英倫慘烈。

我們不應再談論什麼威脅姿態的偽襲炸，擾亂轟炸，及破釜沈舟的自殺轟炸。就戰略上言，這種轟炸，毫無意義；其所引起的損害，恐怕還不足補償飛機的冒險和投資，就心理上言，這等於自取敗亡，因為此舉可以鼓勵美國人的戰鬥精神，同時使德國統一。希特勒和天與地為伴。

要自尋煩惱去喚醒一個睡着的國家呢？

就美國而言，軸心國家最怕的是我們的長距離飛機大建造計劃。這種飛機本身的實力可以打擊敵人的核心。美國人在此方面的每一舉動都使法西斯國家提心吊膽，深恐會對它們採取攻勢。它們希望我們老是拘守一哩復一哩的舊戰略，只顧到交通的表面線，繞着整個地球爬行。我們愈拘守航空時代以前的「古典」戰略，敵人的優勢地位就會愈加安全。敵人是在內線作戰，而我們則在外線作戰，因此它們有着極明顯的戰術優勢，我們須採取直接的空中戰略，始能消滅這種優勢。

軸心國家很知道，美國人遲早會覺悟到這一事實，會承認長距離直接空戰的必要。不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我對此問題，不敢妄作保證，特別是因為德國在過去幾了戰略上的極大錯誤，它準備永遠即離攻



蘇聯，就是一例。但是我不敢相信我們會模仿希特勒的長距離轟炸，希特勒一定知道此事最能破除武斷及傳統，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武斷和傳統以致在空軍方面沒有明朗的思想及有力的行動。

當轟炸來臨的時候，一定是很嚴重的。那一定是一個出動全力的全面連續轟炸，經過慎密的準備，勢在迅速及完整的達到目的。德國由過去進襲英國的經驗（這是一個警告）這一次若進襲美國，不會再作暫時之計，或僅注意於數量上的優勢，它一定會集中全力，作含有明朗決定性的空戰。

德國進攻荷比及法國時，曾有八個月按兵不動，極力造成一種「宣傳戰」的空氣，直至一切都準備就緒，始集中全力進攻。就美國而言，我們最好亦要注意這種隱微的準備。我們應注意及她在此期間的

一些海軍或無意的友人將會繼續斥責提洋直以美國為無稽之談，並將極力鼓勵一哩復一哩的陳舊戰略，以待行動準備的完成。非到那個時候，軸心國家不會向我們證明偷襲轟炸或擾亂轟炸，可以炸燬美國。

有人以為一大隊航空母艦可以在我們頭上放出成羣的飛機，那是完全不合實際的想法，凡提倡這種幻想的專家就是缺乏航空的知識。縱令軸心國家有大隊的航空母艦，有更大的護衛海軍實力，仍不能達到這種目的，這完全是一種空想，一種非失敗不可的舉動。

航空母艦是最易受擊的海上艦隻之一種。它們是守勢空軍的完整目標。甚至炸沉航空母艦與否都不是一件重大的事只要炸中航空母艦的寬大甲板，就可以破壞航空母艦的作用。海軍艦上的飛機，應儘速

在空中的飛機。航空母艦遠比空軍根據地安全的基本原則，因為空軍根據地的安全須賴散開，而航空母艦則在極有限的空間集中極多數的飛機。

倘有更重要的一點，航空母艦上的飛機不能與陸上起飛的飛機匹敵。航空母艦上的飛機，須有適合於配備的特殊機件，須由窄狹的空間起飛作戰，就這兩點言，動作上就遠不如岸上的飛機。

經過分析的結果，我們知道用航空母艦作大規模的空中侵略是很不實際的。直接的空中襲擊將會遭遇到守禦的戰鬥機；控制着被攻領土的轟炸機潛伏在地面上也許是侵略者的另一目標。但是當敵機由航空母艦進攻的時候，被攻國家的戰鬥機及轟炸機就會起而迎戰。「水上根據地」立即成爲容易受擊的目標，因此進攻方面的飛機須以全部或大半用來保衛航空母艦

，襲擊的過程如此笨拙，如此不經濟，恐怕非有極巨大的航空母艦隊不能克服像我們現在所具備的那樣的防守空軍，即使防守空軍，實力不大，也無法克服的。

總之，航空母艦是爲了縮短距離，而軸心國家會發現在飛機本身上加長距離，作直接的進攻更來得經濟敏捷，這種「水面的根據地」甚至會受海面及海面以下海軍的襲擊。因此，無論從那一方面看，用航空母艦對我們採取攻勢是不可能的。像珍珠港之役那樣的個別奇襲固屬可能，蓋任何武器都足以擊中一個睡着的人并使其癱瘓。但就真正的連續性的戰略而言，軸心國家若恃航空母艦來進攻我們的大陸那是很笨拙很浪費而且非失敗不可的舉動。

戰爭將爆發之前，曾觀察德國的軍事航空，所以知道納粹早就有計劃地準備以空軍直攻北美。德國空軍的發言人並不

掩飾他們正在試驗可以渡洋的「商用」飛機，有勢力的納粹航空人員甚至很熱烈的告訴我，他們希望飛機的航程能擴展到環行全球的最高限度——共二萬五千哩。這種種主張德國究竟實行到什麼程度，我們無從知道，但是我們最好不要太過低估德國對於航空的研究。

在大西洋的戰爭中，康多爾式的四引擎福克烏爾非轟炸機曾經參加作戰一年多，襲擊離法國或挪威海岸根據地約一千五百哩之遠的同盟國船隻。平常轟炸陸上的固定目標，襲擊飛機可以用去百分之八十的航程，剩下百分之二十的航程則留為作戰及緊急時之用。但在海空轟炸，能確定情況及目標的地點，有長時間的巡邏，因此所需航程的伸縮性大得多。我們由此可以推斷，由根據地轟炸一千五百哩外船隻的轟炸機大概有七千哩左右的航

程。

根據作戰飛機的數量及時報，其一般入估希特勒至少有百架康多爾式飛機。也不止數百架。就目前的形勢而言，德國要以這些多爾機進攻美國。縱使充足的數量，亦不能。祇要應付飛往仍須由歐洲海岸起飛，其飛機的航程還嫌短促。

倘若希特勒奪取了冰洲，他的飛機轟炸美國更近，形勢立即就會轉變。很萬幸的，只要英倫一日無恙，冰洲亦就可以安全。英倫一轟炸美國最重要的障礙。

但希特勒常有突下西班牙及葡萄牙將整個亞速爾區、加那利群島及佛德角化為納粹區的可能。這些島嶼與歐非海岸之間窄狹海面將使軸心國空軍把持不容外人混入。這根據地，可由大陸上主要根據地的驅逐機繼續不斷地增援和保護。

• 德國若將現在製造的飛機，駐紮在這些渡洋據點，我們對東岸，就會在其有效飛航距離範圍之內。

我們千萬不要將轟炸海岸與全面轟炸美國工事混為一談。海岸轟炸不過是大西洋戰爭的展開，其目的不在對美國作戰略上的征服，而是在毀滅北美海港及援軍火的運輸設備。換言之，到了那時大西洋戰爭將全面擴大，作戰範圍包括美國及歐洲的兩極端，天空及海底的戰爭一齊併發。

在太平洋方面軸心國家現有的空軍只能直接威脅阿留申羣島及阿拉斯加。日本可以轟炸阿拉斯加的前哨站，但我不相信它會有更大的作為。日本不能佔領阿拉斯加，因為阿拉斯加在我們的大陸上，是我們的主要根據地，我們可以沿着更安全的內地交通線及補給線保護阿拉斯加，軸心

國家的太平洋夥伴正如其大西洋夥伴一樣，須建造特殊裝備的空軍，始能對美國作決定性的襲擊。兩個軸心夥伴一定都有這種空軍計劃，或者已在進行建造，至少是在試驗的階段。

我們一退出歐洲和亞洲，困守在自己的邊境之內，敵人的第二步工作一定是全面轟炸美國。但這一舉動，仍須等待建造長距離的空軍實力，保證他們能繼續作戰而有把握的時候。空襲大西洋海岸，幾乎隨時都有可能，然欲實行真正的空中攻勢，在我看來，須有數年的時間，不是幾個月所能辦得到的。

我們的敵人正忙於當前的戰略任務，不能分出生產力，原料，及勞工來建造他們克服美國所必需的特種空軍。這種無暇及此的情形愈持久，我們不受決定性轟炸

的時間亦就跟著延長，同時我們亦就有更多的時間準備攻擊敵人。純粹及日本的生產潛力及戰略可能性現在都受了限制。敵人忙於接近本國的短距離轟炸，沿着較短的內閣交通線作戰，不能轉移工業能力及經濟本質以建造渡洋作戰的大飛機。

在這意義上，我們所參加的兩洋廣大戰爭是一種延長時間的防守舉動，藉此阻擋敵人轟炸本國土地。就遠處看眼，縱令戰敗若干次，亦不是完全消極的。如果我們不像現在一樣拘泥於錯誤的地面戰略，那麼這些敗仗都是替我們爭取時間。我們必須利用辛苦得來的時間，絲毫不延擱地建立可以直攻敵人作戰實力核心的空軍。

我們現在應當乘機心國家忙於其他方面之時，竭力擴大生產。我們現在可以在敵軍集中於短程武器生產的時候，開始

建造長距離的渡洋飛機。至於防空方面，我們現在就可組織極完備的防空設備，免得像過去英倫一樣臨時慌張，不知所措。

我並不早說，我們現在就升起阻寒氣球，但是我們現在應準備未來的轟炸。這是常識上的預防，而不是力量的一分散。若說分散力量，我們大可以埋怨海軍人員，他們毫不懷疑毫無限制地分散錢鈔和精力以製造主力艦之類的舊式武器，這些都須五六年始能完成。

純粹根據目前航空可能性所下的判斷，是沒有眼光而且很危險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空軍的航程和實力無須警告立即可以發展，使不受波及區域立即遭受空中的轟炸。空軍軍事方面需要數年始能完成的發展。空軍只要幾個月或者幾個星期就可以完成。這種武器的本質已有了革命性的

改進。

飛機如果有了巨大的改進，則將論戰最上的比率如何，一變之間，即可改變空軍實力的均勢。假使忽然發現一種可以解決航程問題的輕而耐用的新燃料；假使有一種類似鐵或較輕的混合金屬可以製造飛機；假使引擎效能提高，汽油的消耗縮減一部分，那是怎樣的一個局面呢？這幾件事都有發明的可能，這些將使我們突然陷於軸心國空軍的航程範圍之內，它們可以越過兩洋或由北極進攻我們。

飛機所帶的燃料數量以及使用燃料的效能決定飛機在空中停留的時間。不久以前，我所乘的飛機，以巡行的速度，它的引擎，每匹馬力每小時消耗汽油〇·七磅。我最近乘坐的飛機，作長距離驅逐飛行，引擎消耗汽油僅〇·三五磅，增加了百分之百，那就是說，航程的攻擊力還

都增加了一倍。

引擎的效能若再增加一倍，純粹現有的五至七千哩航程的康索爾式轟炸機立即可得一萬或一萬四千哩的航程。果爾，則以軸心國現有的飛機，可將整個美國置於轟炸之下而綽有餘裕。如果燃料的特殊重量能縮減一半，亦足以完成同樣的任務。許多國家連一個美國在內都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經不算一件秘密的事情。我以為親自到德國參觀，很佩服他們的研究工作，他們正在專門試驗新的燃料，飛機的器材，以及氣體動力學的原則。

直至最近，世界人士始聽到納粹的轟炸機是根據發射火箭原理，由彈射器起飛。詳細的情形，我們尚不知道，但此舉必定可使起飛的飛機，有更長的航程，能載更多的炸彈，有更高的速度，以及其他類似的好處。火箭式的飛行并且可使大飛

機在沒有大飛機場的島上峭壁起飛。

這種驚人特質，就是唯一的安全保障。

我們必須假定敵人尚藏有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奇蹟。他們的任務不在模仿敵人而在超越敵人。美國人的創作天才必須展開，

設立一個自治的空軍機構，以爭取研究發展，及航空戰略上的主動地位。一夜之間，可使飛機有革命性的改革。但是組織獨立的航空機構需要相當的時間。在此方面，凡已有獨立自治空軍機構的國家，我們估極大的便宜。他們有機會立即利用一切

新的科學可能性。美國人應當知道空軍是勝利的重要因素，地面及海面的實力只是輔助的及次要因素。

據傳意利有一種不用推進器的飛機。德國飛機由彈射器起飛。聽說蘇聯有火箭式的魚雷。由飛機投到地面的目標上。美國有什麼驚人的奇蹟呢？我們有發明的天才，有熟練的器械技術及豐富的原料，有空中領導的魄力。我們只要掃除胆怯，懷疑，及幼稚的軍事保守主義就行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在德日空軍毀滅我們之前先消滅德日的空軍，轟炸軸心的土地。

## 日本思想戰路演變的分析

羅克典

日本軍部很知道，戰爭，尤其是侵略戰爭，如果沒有得到出兵口實，即使是如何擁有堅甲利兵，亦是無法保持和聲。

戰爭的持久力，所以自從一九三七年起的中日戰爭到現在，太平洋全面戰，日軍部雖始終演著其一貫的侵略國策前進，但仍

然不能不在每一戰事轉變的契機中，決定其適於利用的思想戰略。許多軍部御用的學者，甚且大呼「現代戰爭是思想戰的總決鬥」，暗地用作軍部執行戰術的迷道器。自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日本對於思想戰略的運用，有三個劃期的轉變。

第一期——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的前夕，日本軍部的戰爭鳥瞰，以數個師團的兵力，用三個月的時間，從閃電戰術中一舉將中國「征服」，所以在這一時期，除命令在華日屯駐軍製造許許多多所謂「不可容忍」的事件以為實施「膺懲中國」外，他們還沒有考慮到什麼具體的思想戰略問題。

然而日本軍部對於中國的民氣估計錯誤了，對於中國軍事力量亦犯了過低評價的錯失，他們不明瞭中國會以露敗的武器與劣勢的軍備抵禦機械化的日軍，完全是

基於中國民族固有的愛好和平與忠於國家的思想，所以當日軍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佔了廣州武漢以後，中國不惟未被日軍所屈服，而且戰鬥意志比前越發旺盛，戰力比前愈益強大。這才使日軍部感到焦燥與徬徨，不得不由近衛內閣把過去的蠻幹姿態加以修正，積極在思想上建立一種懷柔的戰略，所謂「日滿華共同體」，便是這一時期日本內閣的思想戰略的雛形。

所謂「日滿華共同體」是以日本為核心，同時將日軍閥於一九三一年在中國東四省用武力製造的偽「滿洲國」以及一九三七年後在中國本部佔領地導演的一些地方傀儡政權合為一體，名義上以「滿華為一友邦」，一切軍事政治與經濟的結合均由日「滿」華共同利益為出發點。但實際上所謂「滿華二友邦」，不過是日本軍部特務機關的化身，日本把需要一



滿一華二地應辦的工作。借傀儡名義施行吧了。

日本軍閥對這一雛形的思想戰略之在技術的施行上還是相當的笨拙。例如所謂「滿洲國」，一切政治機構的要職都是用日本軍人或特務機關人員担任，一切行政都由日本人出而干預。至所謂「華一方政權」，那更是日本在華軍隊勢力割據的裝飾品。根本還談不上政權的階段，日本駐屯滿華二地的軍人與特務人員，不止是在行動上還沒有顧慮到干涉「他國」內政的事實，即言論上亦常不自檢點致傷「外交」的形態，所以這一期的所謂「日滿華共同體」。在日軍閥與特務人員頭腦中，不過是一種裝飾品，而在日本軍閥支配下的內閣，對於提出「滿一華二一友邦」的作用，亦不過想對外擺脫侵略領土的罪名，以減輕當時國聯各和平國家的出面干涉，并得

從容由英美等國輸進必需的武器。和由「滿一華」搶奪必要的物資，對內企圖造成自衛的驅局，以鼓勵滿不在乎的士兵之敵愾，并藉此獲得一般國民對於戰爭的支持，與和緩「滿一華」佔領地民衆反日之高度情緒。總之，這一時期日本所採用之「日滿華共一體」的思想戰略，與其說是思想戰的運用，無寧說是思想戰的裝飾，這是凡研究日本思想戰略者不會否認的事實。

第二期，中日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戰爭的規模愈益擴大，中國各戰場已吸住了日本大量的兵力，而戰事又趨於曠日持久之膠着狀態，這樣使日本自誇為世界第一等強國的威望受到相當的損失，而日本國民對於軍閥一向的宣傳與諾言，亦由懷疑而感到失望。世界上許多愛好和平的國家，亦逐漸由物質上精神上幫助中國抗戰的姿態，進而太平洋形成對日本包圍的

A·B·C·D·集團，這確使日本軍閥感到在國際上真正的孤立，以及東亞各民族不肯對日本合作的危險。然而日本這時知道本身的實力未充實，大部的軍需品及原料不得不從美英等國輸入，所以日本這時還沒向英美正式挑釁的決心和實力。但又不願一睜睜的屈服於和平國家之前，所以日本軍閥最先是叫出「東亞新秩序」，以爲爭取在東亞侵略行動的口實，但是「東亞新秩序」在理論上只是一種暴力的發展，沒有足以收買人心的方術，於是透過日本內閣的形式，立刻提出另適時會「思想戰」，這就是「東亞共榮圈」的出現。

根據日本軍閥的解說：「東亞共榮圈」是以「八紘一字」作爲指導的精神，因爲日本對世界必須實行「八紘一字」，所以在東亞必須實施「東亞共榮圈」。

所謂「八紘一字」，可以從一九四〇

年九月廿七日日本「天皇」的詔勅得到解答，該詔勅中說：「宣揚大義於八紘，化坤輿爲一字，實爲皇親皇宗之大訓……使萬邦各得其所，使兆民各安其居。」這是說，日本稱「天皇」的「大義」宣揚於世界，使世界均用日本的「大義」而成一家，這樣世界各國才能各得其所，世界各民族才可以安居，因此根據「八紘一字」作成的「東亞共榮圈」，自然就是把東亞各民族通通包括在這一圈內。據日本軍部機關刊物的御用學者最近之解釋：所謂「東亞共榮圈」，是指「亞各民族在日本指揮監督之下過着「共榮」的生活。東亞好像一個大家庭，日本是這一家之長，家長有最大權力，負指導家庭之責任，所有家庭的構成員必須服從，敬愛，與信仰家長，在「共榮圈」內絕對不許有國家自由的意志，也不許一個國家有自由的行動。東亞各

國的精合應與日本同一命運，在結一體之內，一切國家不是一律平等，而是以能力最大的國家——日本作為指導之主體，日本應以指導國的立場，滲透各國的政治力去貫徹實施與指導。我們根據日本軍部御用學者這種解釋，很顯然的可看到日本軍閥對東亞各民族的政治、經濟、人力、資源的一種圈套，日本企圖用這一圈套，使東亞各民族在理念上承認日本支配東亞的行爲為合理。這就是日本從戰爭中更進一步的思想戰略之演進。

日本軍閥何以提出這一種更進一步的思想戰略？無疑的是有它的特別作用，第一，日本知道太平洋的 A·E·C·D 和平陣線之結成，和日本之獨佔東亞的計劃根本水火不能相容，日本如果不衝破這一陣線，中獨佔東亞的迷夢便永遠不能達到，這是新 A·E·C·D 和平陣線，日

本在外必須轉變東亞各民族對日的反感，以便從東亞方面獲取若干必要的軍需資源，在內必須緩和舊官僚與財閥對軍部的矛盾，以便增加戰時的各種軍用民需之生產力。因此日本軍部在這一時期，於國內的表現是，將軍部立於政治陣頭的作風暫時退避一下，而抬出與現狀維持有關之近衛組織。三次內閣在國外的表現是，於中國利用汪精衛組織一形式的傀儡政府，以和一滿洲一傀儡同立於所謂「友邦」之列，於越南則用兵侵入各交通要害，強制壓迫法殖民政府承認日本在越南之特別權利，於泰國則一面利用特務機關向泰當局暗施威脅，一面用外交手段爭取泰政府的對日傾向，於北方則與蘇聯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這種內外雙管齊下的做法，快達法國新亡，英國正苦於希特勒之嚴非威脅而無力東顧，美國羅斯福總統又

被孤立派着手所牽制，不能對遠東作更有力的干預，於是日本軍閥便得到若干不可否認的收穫，而造成其睥睨不可一世的狂態。

然而我們這裏必須指出，日本軍閥這一時期對於「東亞共榮圈」這一思想戰略，尚不敢公然把其真正的內容提出，只是用什麼「共存共榮」的抽象名詞作為號召，同時對於這一思想戰略之真正作用，實際上亦未十分重視，而祇是從某些方面敷衍了事，試看這一時期，日軍閥在國內方面，透過內閣強制解散不大合軍閥脾胃的議會各政黨，而另組織一依軍部意旨的大政翼贊會。在國外方面，日軍閥雖然在汪精衛偽政權組織起來，但在地方仍有地方小偽組織之割據形態，使汪精衛的偽組織，只享形式上之殖民地之權利，雖然日閥對越南泰國都拉攏上手，但是仍然要

製造種種混亂糾紛，不惜用越過代應的辦法，脅迫未起雙方代表到。無領土主權關係的日本東京，進行完全依照日本計劃的和解，因此我們很可以明白，日本軍閥在這一時期，對於思想戰略雖已感到必要，但事實上，當時環境還未能使日閥放棄武力閃擊即可以獲得戰局決定的勝利之迷夢，所以日閥對於「東亞共榮圈」的利用，只做到一些皮表的工作，這是研究日本思想問題者所不能忽視的又一點。

第三期——太平洋的戰事終于爆發了。日本在開一面派遣特使來樞廷華盛頓向美國進行和平談判，一面却暗中調兵遣將，在和平討論最高潮中，突然用閃擊的方式，襲珍珠港與新加坡，使英美等民主國措手不及，在半年之內，從大陸上不戰而退泰國，陷背盟佔馬來，從海洋上猛攻突入菲律賓，接着席捲了荷印，於是更進

而踏在上邊而立腳石，而西插足於澳洲大門之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羣島，而東一往中國運輸動脈之緬甸，於是日本軍閥躊躇志滿，以爲天下將無有敵手。而亞米連將成爲日本囊中之物，所以在此一段短時間內，日本軍閥於得意忘形之餘，滿腦子是東亞主人字樣，對於所謂思想戰術這回事，簡直是覺得有些多餘了。

詎知去年八月，美國巨靈之掌在所羅門海上，把日本海軍三拳二腳踢了一次筋斗，這才開始把日本軍閥的勝利迷夢抹轉過來，睜開眼睛西望美國龐大的生產力突飛猛晉，軍事裝備一日千里的擴大，歐洲大陸蘇聯緊緊拖住軸心主角希特勒之腳，使英國能夠從容強化遠東尤其是印度之軍力，於是日本軍閥一禁打了一下寒噤，急急於回顧一下自己的實力，南洋豐富的資源確是吞在喉裏了，然而吞而不能化，

反騰起肚漲的毛，中國大陸頗摸不倒的龐大抗日軍，又到處把他們牢牢絆住，使日本數十萬大軍，退去了自由的意志，而其國內民衆，又因戰爭日益擴大，國力消弱逐日增加，四面是敵，怨恨之聲不斷發現，於是事實告訴了日本軍閥，光把握槍頭板起主面孔以君臨佔領地的態度是不行了！光藉着槍尖用于取予求的政策以壓服國民是沒有大效了！日本軍閥知道，在這內外危機中，如果不能再得到一些掩護的藉口，他們的厄運會馬上到來，因此，以純軍事支配之東條內閣，到這時便真的要藉思想戰術作爲牌盾了。

日本軍閥知道，根據歷史印傳統觀念，最能鎮壓日本國民心理是「天皇」，而現時成爲日本最大的勁敵是中國與英美，所以日軍閥使機巧地利用這二個觀念，具體地提出一尊皇攘夷一以配合一東亞共榮

「國」的口號，作為最高的思想戰根據。

日本軍閥之所謂「尊皇」本來是把「天皇」利用作為壓迫國民的神聖盾牌，舉凡日本軍部所想做的事都假「天皇」名義發號施令，誰反抗軍部，誰就犯了違反「天皇」的大罪名。但是日本軍閥已經知道在外力緊壓之下，如果不能鼓勵其國民向外發展之觀念，那仍然會被外力所窒息，因此對於「尊皇」的意義，便擴大到無限的程度，日本軍部代言人說：「天皇是天神化身」，「是世界上最高主宰，世界人類是天皇赤子，財產生命都應奉獻於天皇」，因之「尊皇」不只限於日本國內，而是應擴充與發展，第一把亞洲十數民族當作天皇的赤子，然後更進而將皇化廣被於全世界，把從來在英美支配下的版圖都改為天皇之版圖，「反之，關於「攘夷」的意義，本來日本對於外族都一概認為是

夷，夷便必須加以征討，但日本軍閥把東亞許多民族屈服了，日本正必須這些民族當牛馬，所以將「夷」字化為「共榮圈」以圈於東亞各民族的頭上，同時軸心伙伴德義二國和許多中立國，日本一時也不便開罪，所以亦不把「夷」字列入他們的賬上。對於中國，日本軍部亦正極力以中日「親善」欺騙全東亞，所以亦不公然將中國列為「夷」，因此日本軍所急須擴充的「夷」就只有動敵英美了！根據日本軍部這種解釋，我們便可以知道，「尊皇攘夷」是日本軍閥鼓勵國民對抗英美，獨佔東亞，征服世界之思想的大暴露。

不過日本軍閥知道，「尊皇」之兌現必須使「天皇」有絕對之權，而絕對權之獲得是以擴大日本武士道的「忠君愛國」的精神為基礎，這是說，要實行「尊皇」，必須使日本兵士與國民都能無條件服從軍

部去劫死於戰場，「攘夷」之實行，則必須使日本有征夷的強大實力，而強大實力的獲得，是以增加國內之生產力與獲得東亞各民族之人力。資源為先決條件，因之日本軍閥根據這些原則，所以在國內方面，由東條內閣發動，低首下氣拉攏現狀維持加入內閣，利用「尊皇」以驅逐現狀維持派之財閥與舊官僚的協力，拚命在生產上下功夫，在國外方面，用「東亞共榮圈」的懷柔政策組織許多的傀儡，如將中國的國賊汪精衛之偽府有計劃的提高，極力在各方面形式上粉飾其獨力之「國格」，對於泰國則強調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對緬甸則特許其組織獨立預備文權，對菲島亦以俟機給其獨立相許，對馬來亞印各民族的酋長，則宣稱承認其既有的統治地位，藉這種強詞與懷柔之政策以獲得一國國內生產力與榨取東亞各民族之人力物力的

「合法」權。這便是日本軍閥在思想戰勝最後的辦法。

我們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日本軍閥思想戰之所以不斷演變，完全是根據其各別需要的內容而進步，從片段看起來，似乎這些不同的戰略，相互矛盾，但只要把這些戰略綜合起來，却絲毫掩飾不了一貫的陰謀。我們一會忘記前日首相田中義一的奏章，所謂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東亞，欲征服東亞，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須先佔領「滿蒙」！我們試把一九三一年日本強佔中國東四省起，直至一九三七年之「七七」事，演變到一九四一年的太平洋大戰，無一不是證明日本軍閥在實施「征服世界的工作。自然日本這一狂妄之野心，是永遠不能實現的，不過在日本軍閥在未遭逢其應得之懲罰以前，絕對不會自動停止其侵略行動，此爲了世界人類的自由與安寧，應從速予以日本軍閥以懲罰，那是不成或缺的工作。

# 關種族主義

瓊斯作

樹新譯

【原文載大西洋月刊】

(一)

最近我接到若干問題，旨在測驗我對戰爭的意見。共計九題，其中只有兩題是普遍性的，其他都是有關大英帝國的問題。有一題提供我六條政策，其中三條關於我們和英國的關係。另一題問我們願意獨自警衛世界呢，還是願意和英國、中國、蘇聯，或荷蘭分任其責？第三題又問我願意和英國自由貿易，還是要設立關稅壁壘？承認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聯邦，還是仍當它們是英帝國的自怡領，和它們保持

友誼關係？其後它又提供我四點，其中三點假定英國一定要得到美國的幫助，而統治世界。最後一排推論，約有下列各點：  
一英國人天然就是比美國人更遵守法律的。  
一在這次戰爭中，英國人有權希望南愛爾蘭給它的助力，應比現在給它的為多。

現在我對大英帝國的敬意，也像馬克吐溫之於赤道一樣，這是一自然界的一種事實，而且英國人又是我們英勇的盟友，和中國、蘇聯、希臘、南斯拉夫，荷蘭及戰鬥法國的英勇盟友，同樣勇敢。我尊敬英國人，因為他們能忍受敦克爾克和馬爾他，以及科芬德里和普里穆斯的挫折。過去和現在，我都沒有憎恨或反對過英國人。我願教授英國的文學為活，我也知道一點大英帝國對世界財富，文化，安全和快樂的貢獻。



不過，這一套問題，乍看似乎根本不適當，我並沒有加以回答。因為一方面我不知道誰提的問題，一方面因為其文字可使人誤入迷途。譬如像我剛抄下來的最後一句話：「英國人有權希望，南愛爾蘭給它的助力，應比現在給它的為多。」——這句話顯明的隱藏了一個主要問題。

當然英國人有權作種種他們想得到的希望。但問題並不是他們希望的正常與否，而是愛爾蘭政府的有多少機會可採取行動。如果許多美國人都對這句語作正面的看法，那麼人家將說美國人也「希望」愛爾蘭參戰。試看，這樣一來這「希望」兩字的意義就完全變了。宣傳都是用這種方法的。

不過，這還不是我拒絕作答的主因。我不作答的主因是我希望這一套問題不會落到愛國的中國人，荷蘭人，希臘人，南

斯拉夫人或希臘人手裏。我可以想像一個愛國者遇到別人看到這套問題時的情緒，因為這套問題採集了全人類總數的四分之三。真的我還希望這套問題，要落到德國人手裏。因為他們可以以此作証，證明他們的作戰，是正常的把世界從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偽善統治下，解放出來。

這一套問題是種族主義的極好例證。在一個種族認為自己比其他人種優秀時，結果就產生了種族主義。在我們間，有一種感覺，認為只有敵人才提倡種族主義。其實，說實話，我們真該感謝納粹履行這種荒謬理論時的野蠻行徑。可怕的優秀民族的神話，在歷史，人類學，自然科學上毫無根據，全由於種族主義的荒謬見解以致它表現得非常殘暴。如果我們要建立永久和平，我們一定要摧毀納粹的種族主義，摧毀擁護種族主義的哲學思想。權利

交人的神話，只有對於那些認爲黑人血液裏確有污點，猶太人確有聚錢傾向，義大利確有傳統的偏性，而使他們不能成爲優秀兵士的人們，才會發生作用。可我們如把我們自己較文雅的種族主義，來代替替納粹的種族主義，那麼，我們也不會獲勝的。我們有沒有犯這種錯誤，讓我們看看吧！

## (二)

在日本人發動以澳洲爲目標的南進以前，也就是適在太平洋上英、美、中、荷成立軍事聯盟以後，一位澳洲的高級官吏發表了一篇不幸的話。（我只好稱它爲「不幸的」）他說澳洲是白種人國家，澳洲人也要把它保持爲白種人的國家。我不知道蔣委員長及其夫人看到這話後有何感想，不過我相信他們讀過這消息是一定面帶溫厚的笑容。是不是要求艱苦的中國

國站在我們這一邊作戰，爲了要保護澳洲仍爲白種人的國家嗎？我以爲戰爭的目的應不含有這濃厚的種族意味。

此後我又看到美國黑軍隊到達澳洲的消息，我發現一個美國記者如釋重負似的報告澳洲人對他們很好。比美國自己待他們還好。不過，爲什麼我們要有色種人去犧牲，以使澳洲繼續保持爲白種人的國家，這始終是一個事上的疑團。如果把那次談話中的「白種」兩字易爲「自由」，倒有意義得多。把「白種」換去，就形成了種族主義。

數週前，在紐約舉行一個東西方晚會，威爾基氏爲席。我不知有多少人聽過他們即席的講演和廣播。我那時因不聽聽廣播中的廣告，把收音機左開右關，忽聽到了一個操流利英語的印度人的聲音。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他的話是值得我

們學術界加以研究的。他說他及他的國人，都願爲摧毀法西斯主義而死，却不願爲保存西方的民主政治，保存大英帝國，或保存基督教文化而死。他暗示他對基督教文化印象不深，他冷靜的用諷諷的口吻說：「印度的文化比英倫的文化早幾千年。他說西方民主政治太晚太脆弱，所以不能阻止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崛起。這些都是不愉快的話。不幸它們都含有若干真理。那套老就在古老的東方已失去其魔力了。」

其後兩三個晚上，我碰巧讀着一本德里雷納寫的「小兒子的冒險故事」：這又是一個浪漫性的自我主義的絕好例證。這本書在一百年前付印的。上面有下列一段：「在印度，歐洲人用一隻有力的手統治着被征服的土人。我們無論作何野蠻舉動，差不多都不會受罰。印度人也已儒怯成性，養成了卑劣的奴從性格。他們很少抵

抗，甚至很少口出惡言。歐洲人對他們長期忠心的服務，所表示的最大恩惠，也不過如對狗所表示的面已——在主人脾氣好的時候，他們可以撒個嬌，主人發脾氣時，他們就只有受拳腳交加——至少我在那裏的時候，情形如此。」我再重讀一遍，這本書還是在一百餘年前寫的。我相信，歐洲人在遠東的態度已有所改良，而日本人的態度却變壞了。無疑的，中日也深爲他們自己的種族主義所苦。你們應當知道象有很好的記憶力，可是象不是西方的動物。所以用不着奇怪那位不知名的操流利英語的印度人警告他看不見的聽衆說「西方民主政治」——「基督教文化」——「白種人統治」一類的字句都不能博得亞洲的效忠。——而據許多人看來，如無亞洲人協助，我們也難於獲勝。

一八四九年波華夫的編者基利爾寫了

一本「塞克遜人在英國。」他曾在哥丁琴讀書，由格里姆教他。格氏是一個最溫和最高尚的人。可是說來奇怪，這位天才的學說却引到了一個最卑劣最兇狠的理論上去。「塞克遜人在英國」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這本書無論怎樣的無害於人却總是表示十九世紀的英國種族主義。一個文學史家說這本書「是在那時的歐洲政府似乎要瓦解的時候寫的。」它「聲稱英國之所以在國際上稱霸一時，所以能享安定和安全者，全由於條頓侵略者所遺下來的原則及制度所致。」基勃爾的工作由福里曼，史得勃爾，和格里姆繼續，基氏曾著「英國人民小史」，從這本書上學習英國歷史的人，也許較任何單行本為多。不過這本書到底根據種族主義的觀念寫的。一八八一年賀普金斯和洛威爾研究所請福里曼演講。他說：「馬薩諸塞和瑪利蘭的研究所，

不只是馬薩諸塞和瑪利蘭的制度。而是條頓民族制度中的一部分又是整個雅利安民族一般制度中的一部分。」他說共有「三個英國」——即德國英國和美國。他的到這裏來演講，用卡其爾教授的話來說，「是決心來挑起人種自決的」。美國的薩克遜人當然要高聲喝采，可是在「不是老塞克遜人後裔」美國人間，新條頓主義却並不能引起多少熱忱。因為那些薩克遜人也已像新英格蘭一樣，成為美國的一部分，而且也已成為構成我們政府的實力，安定特性的因素。」（上述所引，是一位我熟悉識的教授的話），在威斯康沁成長，我在那裏，郵政局長名叫史加爾，下議員名叫艾士奇，上議員名叫福里特，大學校長名叫希斯，創造所謂「威斯康沁觀念」的人名叫馬克加色。我們覺得我們的政府很安定，可是所選舉出來的人裏却沒有一個

是薩克遜人。

(三)

有時候我們覺得：在我們間像基督教陣綫，三上黨，盎格魯薩克遜同盟，銀衣黨和諸如此類的惡毒的種族俱樂部的成長，似乎都是由於敵人神秘的宣傳。其實這推斷是不正確的。宣傳好像種子，落在石頭地上和落在肥沃土地上的結果相同。只要那塊土地上預備接受，種子就可生長。不幸，在我們的土地上，也有幾位可敬的園丁準備接受。追溯到一八四八年，我在一本「美國民衆評論」上發現一篇敘述盎格魯薩克遜未來命運的文章，非常有趣。作者假定一個前題，認爲現在的時代正以如飛的速度進展，各民族的特性最後必歸隸於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就這盎格魯薩克遜。爲什麼呢？他說：「盎格魯薩克遜在道德標準，宗教熱忱上已表現和其他民

族不同，這在現在就可看出來，以後也一定如此。其品性中有多少應歸功於上天的秉賦，有多少應歸於他們自己默默的努力，我們用不着去決定。不過作者却又替他們決定了。他結論時說：「上天使盎格魯薩克遜人出世，給養他們，賦與他們善良的品質，使他們在教化世界時，能完成偉大工作。上天又在外界的誘惑中保護他們，領導他們。或是使他們因不受誘惑而更純潔，因每一次的試驗而更高尚。而且又把世界的命運交給他們——即我們。」

我自第一次讀這篇文章後，就努力搜索滿足這種論調的證據，然終無結果。他們硬說上帝偏愛一個民族，或是上帝使一個民族比其他民族高尚。對這種妄自尊大的品性，我所得到的唯一滿意批評是在馬克吐溫的一篇又章上找到的。一個猶太人問他爲什麼在他的書裏沒有鄙視猶太人的

地方。馬克吐溫答道：「因為我沒有這種傾向，我可肯定的說我沒有人種偏見，沒有有色無色的偏見，沒有幻想的偏見，也沒有主義的偏見。真的我全無偏見，我可以任何集團裏過活。我只要知道對方是個人就是了——這就夠了，他決不會怎樣特別壞的」。

讓我們再回顧到一八七七年，試看那時風行一時有力量的美國雜誌格雷克斯上面有篇文章，題名「盎格魯薩克遜世界之夢。」作者滿懷驕傲的說，事實上盎格魯薩克遜由於一點奇蹟逃過了普通的自然律。他們和其他民族分開。他寫道「盎格魯薩克遜在遼遠的世界的一角把他們自己建立起來，在那裏氣候和生活方式都迥乎不同。可是其性格却顯然不受變化，而其他民族的性格却是因受外界影響而有所變更。」他說五十年間，盎格魯薩克遜將擁有

「所有世界上未經開發的資源」。他又斷言「今後數百年，美國是該民族的游息生長之所……」。

現在，又有人口若懸河的談起「美國人的世紀」。我現在且把一八七七年美國人的世紀的記錄抄在這裏。「盎格魯薩克遜人將怎樣與高彩烈的慶祝他們的聯邦君主統治的民族排成怎樣的凱旋行列呀！被統治民族中有成千東方的印度人，他們君主穿着華麗的衣服，騎在象上，還有西方平原來的紅印度人；紐島人，埃及人，從巴巴利沙漠來的有古風的阿刺伯人；黑臉的非洲人，像海盜似的馬來人，自香港到舊金山的中國人；大而而黧黧的阿色德克的子孫；有薩奇古怪的皮膚的麥斯基莫人；溫柔而又帶有飢饉眼光的麥吉人；驕傲地和馴良的卡納卡人，一起行軍的雄糾糾氣昂昂的莫爾人；多毛未馴的澳洲野

人——總之幾乎是世界各地的一個野蠻民族，都要感謝盎格魯薩克遜的這次凱旋」。

對這包羅萬象的行刑的唯一批評，是出諸一八九八年的黑人杜雷之口。他說：「在空前未有的熱烈的盎格魯薩克遜世界裏，我目擊種種盎格魯薩克遜的組織。他們一旦發動戰爭，那麼我只有和八九個人在一起，傷心自己不是盎格魯薩克遜撫養成人的人。」

#### 第三輯

#### (四)

普及全球的戰略需要具有普及全球的思想，而普及全球的思想，却不能劃分種族。這一點就是納粹，也是很聰明的知道，所以在阿刺伯，他們自認爲是塞姆族的保護人，在遠東他們又和日本聯盟。不過敵人的矛盾，不能證明我們也應當有這種矛盾。也許我以前看來好像是敵視英國

的，但現在讓我真誠的承認，今後憤怒的條頓人決不會完成以前和平的英國人所完成的工作。可是在法屬加拿大或荷屬南非，英國人的所以成功，是由於他們避免種族主義所致，而在愛爾蘭及緬甸的所以失敗，也是因盎格魯薩克遜人堅持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所招，他們並不是上帝所選擇出來的人。全球的被壓迫者，爲剷除納粹的殘暴而戰，並不是爲恢復或增加其他種族主義的方式而戰。像「美國人的世紀」一類的名詞決不會投非洲，亞洲，蘇聯和南美之所好。我們常有一種幻想，以爲自衛起見，我們會把軍火借給一二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在和平恢復後，都要溫柔的聽從我們的勢力。這種想法並不能鞏固人類的團結，也不能建立我們的世界聯邦。

不普及全球的戰略需要普及全球的思想，而普及全球的思想又需要普及全球

的教育。我們是不聰明地在作支持戰爭而且還要支持和平的準備？問這問題也就是解答這問題，我們自己並無此種準備。恐怕我們的教育非特不減少種族主義，而且其氣息反較以前濃厚。尤其是大學中關於

人類歷史和人類價值的教育，現在正受兩種矛盾的壓力，這兩種壓力都是離開普及全球的思想的，他們顯然以為照樣支持兩種錯誤的學說，至少最後必產生一個真理。因為渴望着援助和加強民主國，以對抗法西斯主義，所以有這兩種運動的產生，可是這兩種運動都犯同樣的基本錯誤。一個是要美國的大學生學習美國文化，美國歷史，美國制度，以及其他類此的東西，而另一個則想在人性上建立重「廣泛」的認識，要綜覽西洋人的歷史，大作的歷史，以及類此的東西。這兩種觀念當然也有其好處，可是請寬恕我，在我看來，戰後

的世界定呈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在那時我們所要知道的，當不止美國文化或歐洲歷史而已。我恐怕第一種觀念失之太狹義的種族主義，而第二種也不過是較大規模的種族主義而已。

一般有思想的人都已看出美國歷史或美國文學的課程中有地方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威脅，所以他們主張再加上人類傳統的一般性的課程以校正此誤錯。在性質上說，這種課程應自希臘和羅馬的思想開始，經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一直到歐洲的近代世界和美國。如果美國制度的課程範圍太狹，那麼教授名作家歷史或一般文學或歐洲的文學史，會開展我們學生的眼界。的礦這樣一定會開展我們學生的眼界。可是這是不是開展眼界的正路呢？我們單是需要更進一步的了解歐洲呢？還是需要轉變我們對人類思想的整個基礎？



(五)

你有沒有看見過地球的真相？那形狀不是西方世界所喜歡的。我們的地圖總是以歐洲或大西洋或北美或美洲為全球中心。這樣畫法已相沿成習。可是如果你一看以亞非俄六塊土地為中心的地圖，你就可以看出東印度羣島和澳洲只是這六塊地在東南的伸展之地，而且你會發現西方歐洲只是沿着大西洋伸張出來的小半島而已。把世界人口表一算，你又可發現全球十九萬萬人口中，有十三萬萬並不住在西歐或美洲而我們對這十三萬萬人的文化歷史却全未注意。我們應知道：在世界上，中國人的數目比西歐人民的數目多，印度的人口約等於南北美人口的總數；非洲的人口約和蘇聯的人口相等；而我們所謂「文明的傳統中」對這些人却全不明白。我知道在非洲有五十五個大政黨，這塊土地在來日

的自由上佔極重要的地位，可是我懷疑如果我要一個人臨空畫一幅非洲地圖，他會不會畫得牛頭不對馬嘴。我並不一定說為干達民族與我們和希臘民族同其重要。不過全面戰爭包括人類的全面歷史在內。我們從沒有考慮到美國大學的課程裏，應包括教授，亞、非、中國、印度、蒙古和塞拉遜王國的地位和情況在內。

李普曼最近又用其流暢之筆，要我們恢復始自希臘和羅馬的傳統。同樣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赫德金斯也堅持我們要恢復始自亞里斯多德和阿奎那的傳統，如果我們回復經院哲學，只是加強我們自以為聰明的信心；如果我們的恢復古典只是把文藝復興披一件摩登的外衣，如果我們只注意歐洲，仍不顧世界的其他地方，那麼我們仍然是沾沾自喜的在推行較大規模的種族主義，這樣只會引出災難。

二十五年來，威爾斯寫了一本書，那本書人人皆讀，却未有一人加以注意。這本書幾乎是一本預測的書。我現在從這一本「世界史綱」中抄錄兩段在後，第一段是：

「西方的作家，由於其愛國的傾向，容易高估自該撒即位以來羅馬帝國的組織，文化工作等。由此，我們造成了英、法、西、德、義的政治傳統。羅馬帝國，一經歐洲作者的渲染，就成了一世之雄……其。如以世界歷史來看，羅馬帝國並不像他們說得那樣重要。……以同時代中華帝國的國威和文化工作相較，或是以紀元前四千年至一千年間的埃及相較，或和塞姆族未被征服前的色姆相較，那麼羅馬帝國正不過是歷史上滄海之一粟而已。」

下面是第二段：「說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竟有許多以為，只要把非洲地圖塗

上歐洲的顏色就是世界大事的新的永久解決辦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人心裏，只有一個空洞的歷史背景……他們想不到科學及其成果會傳播出去的……他們不知道在亞洲普通亞洲人的腦筋決不會不如一個普通歐洲人的腦筋。而且由歷史上，可以看出亞洲人也是和歐洲人一樣的勇敢、熱心、仁慈、肯自我犧牲，能採取強烈的集體行動，世界上，亞洲人的人數比歐洲人多得多，將來還將繼續如此。」

我並沒有隻手重訂大學課程的聰明，可是我確信我們這樣的注意西歐文化，應告一段落。我們需要各方面學習，藉以知道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和歐洲人所佔的地位只是多麼渺小。我們必須要放開胸襟，無論由現實或理論的觀點我們都該轉變又化教育的整個觀念。在世界多受飛機和炸彈的控制期間，在高等教育裏，非普及全

是將這想不該為功。我們安在這種新的取消西方種族主義的陰影，而立到人類責任的更大的領域裏去。

我已經說過，我們之所以要基本轉變者，是由於實際上的，也由於理論上的理由。實際上的理由可由我們敵人的成功和我們友邦的實施而知。如果我們對日本人的性情和日本的文化的認識，有日本對歐洲文化及對美國性情認識的一半，那麼我們也不致像現在一樣的拚命去搜索對日本地理，日本歷史或日本語言僅有初步認識的美國人了。如果我們對東方傳統的認識，及德國對阿刺伯認識的一半，那麼東方人也許不會像現在那樣的懷疑我們了。如果文化悠久的中國人，還能利用西方的傳統，那麼像我們那樣固執西方傳統的人，可否也從東方文化中學習有利於我們的東西？一定要在我們能認為拍拉圖並不能獨

佔優勢，亞里斯多德並不能獨佔聰明，一定要在我們認為無論依里歐的學說如何有力，却決不能和佛教的釋迦牟尼相提並論，一定要在我們能卑躬屈節的去學習比我們悠久，豐富甚至比我們聰明的文化、傳統、文學、和智慧時，我們才能得到最好的機會。

綜上所述，我雖說得不完全，但也已談起了普及全球的思想 and 普及全球的教育。而且我時常覺得大智大慧者已先我們面預料及此。他們不主張把教育或人類集團的利益只限於美國人或英國人，或西歐或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他們已預料戰後和平秩序一定基於理解，而不是基於逃避；是基於人類觀念而不是基於種族主義；是基於以同情的態度，把文化傳統、民族、人類的許多衝突加以調整。除此普遍一致的辦法外，別無他法。

# 各國對於華人入境

## 之歧視

惠林

際此同盟國加緊團結，爭取共同勝利之時，美國國會基於民族平等之自覺，願應我人之切望，考慮廢止限制華人移民法案，其最後決定，能否如甘納第，狄克斯坦等政治家之開明主張，截至執筆時止，尙無確訊。實則此種不平等法案不特美國一國有之，國人對於國際間移民之限制及華人所受各國之歧視，容未盡知悉，特輯斯文，藉供參考。

人民遷徙及居住自由，本為國際公法學者及憲法學者所公認之原則，但一國基於政治，經濟，衛生及社會安寧等之理由

，常於一定範圍內，限制外人移入，大凡神經或身體不健全者，赤貧無賴及以乞丐為業者，娼妓與龜奴，罪犯，無政府主義者，均在絕對禁止入境之例；他若財產職業教育性別種族等項，亦有依為限制之標準者。惟我華人遭受各國歧視最甚，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於此曾有詳細調查，其內容彌足珍貴，茲為便於研究，分類輯錄如左。

甲、關於入境之歧視

### 一、關於種族之歧視

#### (一) 專對華人之歧視

I 加拿大——凡華人有華人血統者，不論其有無其他國籍，如非政府官員及差役，商人及入大學之學生，以及生於加拿大之華人子女，不得入境。(1923年中國移民例第五條)

殖民部長可以不必依據本例  
有權准許華人入境，居留一  
定期限，並得拒絕展限，及  
停止其居留權。（同例第九  
條）

移民官亦有允准或拒絕華籍  
移民入口及撥回之權。（同  
例第十條）

2 古巴——中國移民乃在禁止  
之列。1933年五月五日古巴  
軍政府第125號命令第七條

（二）對華人及其他有色人種之歧  
視

1 美國——凡屬於亞洲特種區  
（包括巴勒契斯坦及阿富汗  
之東部，東曼印度之大部份  
，土耳其斯坦，尼泊爾，不

丹，泰國，法屬安南，及馬  
來半島，並包括錫蘭，蘇門  
答臘，爪哇，婆羅洲，亞利  
伯，鹹木及新幾內亞）之居  
民，均禁止入境。（1917年  
二月五日移民條例）

勞工部長有權制定禁止及修  
改華人移民條例之條文，經  
總統核准，並得委派執行條  
例所必需之官吏。（1904年  
四月二十七日法律）華工禁  
止入境。（1908年禁止華工  
入境法令第五條）

2 瓜地馬拉——嚴禁中國人入  
境：（1907年總統命令）十  
八歲以上之黃種或蒙古種人  
須經外交部註冊，始准居留  
。（1913年八月十二日取締

黃種及蒙古種人居留條例）  
 如協助華人，黃種或蒙古人  
 私自入境者，以違反國法論  
 罪，從嚴處罰，如為國家官  
 吏則褫奪其職權（同上命令  
 條例）。

3

尼加拉瓜——中華種，土耳其  
 其種，亞拉伯種，敘利亞種  
 ，盆尼亞種，黑種，希丹納  
 種人，不論其取得任何國籍  
 ，概禁入境。（1930年尼加  
 拉瓜移民律第五條）

4

巴拿馬——禁止中國人，土  
 耳其人，利巴尼亞人巴勒斯坦  
 人，敘利亞人及黑人入境。  
 （1930年第26號法令第一條）  
 船主或日陸巡邏例運華人  
 來巴者，應每人科以美金五

百元之罰款，並由其担負運  
 回原處費用，且初次罰一月  
 至六月之監禁，再犯罰三月  
 至一年之監禁。（1930年第一  
 號例第十七條）

5

荷屬東印度——對於東方外  
 人之入境居留，概得另定  
 特種章程。（暹羅施行章程  
 附則第三條）

（三）抽象的概括規定

澳大利亞——總督得禁止外國移民  
 入境或為國籍上種族上職業之限制  
 •（1930年第七號移民法律第二條  
 K項）

二、關於體格限制之歧視

美國——自香港及馬尼刺登船之大  
 輪位乘客，如有發生脊炎症者，全  
 部旅客均須被禁於衛生局醫院，經

二、退後查驗無傳染病菌附著時，始

准出院。1915年美財政部衛生司取

締遠東來客章程第一章第三條）

（二）美屬菲列賓——凡來菲列賓人士，

應服從海關當局之拘留與檢查。（

菲列賓行法第133節第三分段）

（按事實上醫生檢查時，時有驗藥

行為）

（三）法屬越南——凡外國移住僑民，欲

入越南之境，均應呈驗最近之身體

查驗證書。（其證書須由法國官方

所認許之醫生或由其本國行政機關

所認許之醫生發給。）（法國及外

國人民來越南入境及居留條例第十

一條第三款）（按事實上華人乘海

船到越南，無論男女，均須檢查身

體，肆意侮辱，其有舟行困難形容

消瘦者，即以病人論，押於新嘉衛

門之囚籠中。一

三、關於年齡限制之歧視

（一）法屬東埔寨——五十歲以上之亞洲

人種，應由會館向政府担保。（1915

年十一月十五日命令）

（二）葡萄牙殖民地——十四歲以下由歐

洲人或合法同化之人攜帶並代繳現

金葡幣百枚，簽證監護者，方准登

陸。（1915年十月十四日關於土著

勞工之命令第十九款）

四、關於性別限制之歧視

（一）美國——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以後結婚之美籍華人之華妻，不准

入境。（1920年美國對華移民法律

十款第一分段）

五、關於財產限制之歧視

（一）新西蘭——凡禁止入境之外人，可

繳存保證金准其登岸，以二十一日

為限，但保證金之額數，華人每名美金二百磅，其他國籍人每名美金一百磅。(1911年限制外人入境章程第八條)

(二) 美國——華人登岸三十日內出境者，應繳保證金五百元。(1908年九月廿八日美國限制華人移民條例) 假道 華工亦同。(1924年管理中國移民條例第十九條第三款乙項)

(三) 古巴——華人來古巴經商，不得過六個月，且須具一千元以下之現款保證。(1908年第五七〇號總統命令第一節)

(四) 尼加拉瓜——禁止入境之七種人，在六個月以內可准許入境，但須繳保證金美金一千元。(1908年尼加拉瓜移民律第八條)

(五) 巴拿馬——華人假道巴境，得以一

個月為限，准許上岸，須繳巴幣三百元至七五〇元保證金。其他外國人假道，上岸一月，則繳巴幣一五〇元。(1908年關於限制華人法令第五條，又1916年第55號移民律第二條)

(六) 加拿大——亞洲人種移民，須備有加幣二五〇元，方准入境。(1908年一月卅一日公布之P. C. 101號命令)

六、關於文字限制之歧視  
(一) 新西蘭——華人入境須能讀英文一段，其他非英籍外人，只須以歐洲文字親自簽名。(1908年新西蘭移民限制法令第2條甲項及1910年增纂外人入境例第四款)

七、關於人數限制之歧視  
(一) 依入境輪船之載量限定名額  
新西蘭——無論何船入境，



只准每二百噸載華人一名，

(水手在外)。超過此數，

應罰船主一百鎊。(1908年

新西蘭移民條例第廿九條)

2 加拿大——載運華僑入境之

船，只准每載量二五〇噸載

一華人，超過此數，得按船

主所載之超過額數罰以每名

各百元，其載運或協助華人

非法入加者，每人加一人科

罰金一千元，或六個月以下

之監禁。(1923年中國移民

條例)

十六日華北日報)

(三)規定若干民族平均分配數

1 荷印——規定十五民族入境

總額，平均分配，如總數有

缺額時，其他民族可以增加

，其增加後之數量至多不得

超過1923年至1928年連續十

年中各該籍外僑進入荷印總

數三十分之一。(1928年荷

印修正移民條例第一條)

八、關於職業限制之歧視

(一)概括規定

1 澳大利亞——總督得禁止外國

移民入境或為國籍上種族上

職業上之限制。(1926年第

七號移民法律第三條及項)

(二)規定入境名額

1 智利——華人來智年額三十

六人。(1908年中智換文)

2 英屬檳榔嶼——每月只准華

人五十名入境。(1926年一月

(二)列舉規定

1. 列舉一種

美國 華工禁止入境，除非其有（1）正式妻室，（2）子女，（3）父母，居於美國；或（4）在境內有值美金一千元之財產；（5）或有同等數量之債務者。（1906年禁止華工入境法令第五條）船主違反規定，除其船沒收充公外，每載華工一名，科五百元以上罰金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並得併科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監禁；且凡撥回華人之生活費用及回程旅費，應由其負擔。（1906年七月五日修正移民條例第十條，1908年九月十三日移民條例第八條，九條，1914年八月廿四日移民法令）

b 英屬馬來亞——不得帶婢女入境。（海峽殖民地1908年婢女條例）

c 古巴——華工入境為違法。（1902年五月十五日第101號命令第七款）船主違例載運華工者，每運華工一人處罰船主五百元以下之罰金，並處一年以下之監禁。（同前命令同款）

2. 列舉多種

(a) 加拿大——華人營醜業（娼妓、鴉片），或謀帶婦女入加，專營醜業或不道德行為，乞丐或無業者，不准登岸。（1906年中國移民條例第八條）

九、關於入境地點之歧視

(一) 加拿大——華人須依指定之口岸入境。(1953年中國移民條例第二條)

第十三款

(二) 美國——華人入境，由海道赴美者，限於指定之十三處，由加拿大入境者，限於指定之五處，經美前往他國者，限於指定之海口十處，邊境六處入境。(1952年移民條例)

(三) 古巴——一般有權入境之華人，須由夏灣拿埠登岸。(1955年十一月十一日15223號總統命令)

十、關於進口稅之歧視

(一) 專對華人

1 新西蘭——華僑入境，應預付人頭稅英金一百磅，如已登岸而未繳付，另罰五十磅，不付則監禁十二個月。

1958年新西蘭移民限制法第

三十條三十四條)

加拿大——凡華人血統之人，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後入口之商人，若停止經商，須納人頭稅五百元。(1953年中國移民條例)

3

巴拿馬——華人來巴經准許入境者，須繳入口稅美金三百元，但專操農業者，僅繳入口稅美金五十元。(1953年巴拿馬第一號例第一條)

(二) 對華人及其他有色人種

多明尼加——蒙古種及非洲黑種人入境須繳入稅稅五百元。(1934年八月十八日新移民律第十八條)

乙、關於居留之歧視

一、關於居留證之歧視

(一) 限定居留期間

1 法屬越南——移居華人應在越南定居地方領取身份證書有效期間五年。(1931年越南移民法令第二十八條)

2 尼加拉瓜——五種人(華人在內)請求登記核發之居留證，有效期間五年。(1933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移民條例)

(二) 限定離境後有效期間

1 古巴——在古巴設立商店之華人，如離境時須請發居留證書，其離境不得過十八個月。其在此時期以後來古之華工，離古後即無權再回。

(1935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五七〇號第八條總統命令)

七〇號第八條總統命令

(三) 規定居留證遺失損壞之處罰

I 美國——如在美合法居住之

華工，所領居留證書遺失或損壞時，應受拘留，並須經過相當時間，始能核發證書副本。(1929十一月三日法令第六條)

二 關於人頭稅之歧視

(一) 法屬越南——居住越南中圻外僑年滿十八歲者，須付繳身稅。

(1935年越南移民法令)但按實際上僅華僑繳納人頭稅，其他各國僑民均無。

三 關於居留稅之歧視

(一) 多明尼加——蒙古種及非洲器種人

入境，除繳入境稅五元之外，如欲永久居留，加繳六元；而其他外僑，若為工人永久居留者四元，若為農工收割後離境者納居留稅三元。

永久居留者加稅二元。(1928年八月十八日移民律第十條)

四 關於註冊之歧視

(一) 瓜地馬拉——住居瓜境之華人，黃

種或蒙古種人須依例註冊，

(1928年十月二十五日取締

華人條例)在一九三〇年十

二月一日以後尚未註冊之黃

種或蒙古種人科罰金瓜幣五

百元。(同前條例)其依例

註冊之黃種或蒙古種人，若

僱用或收養無冊之黃種或蒙

古種人者，驅逐出境，並沒

收註銷其已註之冊。(1928

年八月十二日取締黃種及蒙

古種人居留條例第二條)

(二) 尼加拉瓜——外僑註冊分爲二種：

一供七種人(華人在內)註冊之用，一供其他外僑註冊之用。(1928年尼加拉瓜移民律第十九條)

丙、關於權利之歧視

(一) 加拿大——華籍移民若不得移民官

之允許，不得參與法庭審判時之旁

聽。(1928年移民例)

丁、關於歸化之歧視

(一) 美國——凡出生或歸化於美國者，

均爲美國公民，但白種自由人始有

入籍資格。一八八二年以前，中國

人尙可以白種自由人之資格入籍，

及至一八八二年以後，實施排華律

，國人卽不復有入美國國籍資格。

(美國國籍法)

戊、關於違例罰則之歧視

(一) 新西蘭——華人如已登岸而未繳入

境稅英金一百鎊者，另罰五十鎊，不付則監禁十二個月。(1903年移民限制法令第卅四條第四十二條)

決其居留美國為不合法者處一年以下之苦役。(1903年五五法令第四條)

(二) 加拿大——華人不依例登岸或用偽造假冒或頂替之憑照，希圖登岸者，處十二個月以下之監禁，或一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二者併罰，並撥回原籍，其主使或協助之從犯亦同。(1903年中國移民條例第三十二條) 華人如不照規定註冊處五百元以下之罰金或十月以下之監禁，或二者併罰。(同例第三十四條)

己、關於驅逐出境之歧視  
(一) 新西蘭——華人逸例入境，照例懲罰外，應令其退出新境。(1910年增纂外人入境條例第六條)  
(二) 西薩摩亞——華人或亞洲人根據契約入境者，契約期滿或解除後得隨時驅逐或遣回本國。(1903年移民命令第十九條)  
(三) 加拿大——輪船公司或鐵路公司須

(三) 美國——凡違犯排斥華人條例或修正移民條例，如無明文規定處罰者，應科以一千元以下罰金或一年以下之監禁，或二者併罰。(1904年七月五日修正移民條例第十條) 任何華人或係華人血統之人，凡經判

免費送回不准入加之華人。華人未依法定手續入境及無居留權者，令其自備回國路費撥回原籍，其無力者由政府代付。(1903年中國移民條例第十六條第二十六條)  
(四) 法屬越南——不允入幫或為各幫所

拒絕之華人，遣送回國；華人經官廳查詢而不往，或無力繳納款項，遣送回籍。(1935年十二月六日越南移民法令第十五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三條)

(五) 美國——凡違法居留美國之華人，由美國出發送回原來起程地。(1924年修正禁止華人入境法令第十二條1938年五五法令第二條) 美國1938年以後法院判例，對華工身份之解釋殊為廣汎：

- 1 商人兼理他人工作者，應失去商人地位，而取得華工身份，並應受排華律驅逐出境。
- 2 開設酒樓餐館，依照一九一五年大理院判例，雖得為商人，但同時兼廚夫或其他工

- 3 人工作者，仍應認為工人。開設成衣舖，並同時從事裁縫工作者，應同時列入工人身份之列，受排華律之禁制。
- 4 華人經商美國，如犯法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者，釋放後其身份應列入工人，並驅逐出境。

- 5 妓女是勞動者，應取得工人身份，並受驅逐出境處分。
- 6 開設不正當營業，無論賭館煙館及其他，皆列入華工，應受驅逐出境處分。
- 7 學生而兼工作者，亦應取得工人身份，照例限止或拘撥之，(蔣展民：從救僑方案下說到美洲各國排華苛例的

檢討——海外月刊第三十  
期第二十七頁

(六) 美屬菲列賓——華工未領居留證書者驅逐出境。(1902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重訂移民律)

(七) 古巴——華人無權入境或居留古巴，撥回原籍。(1902年總統命令五

七〇號第六條)

(八) 厄瓜多——厄華人如不註冊，驅逐出境，凡一八九九年以後入境之

華人，若以前亦未在厄居住者亦同。(1903年國會法令第二條第五條)

(九) 瓜地馬拉——華人違例入境或申述理由繳驗冊紙於地方官者，或無人事調查證者，驅逐出境。黃種人或蒙古人違法開設新店者，或逾期不辦換冊手續者，驅逐出境。(1903年十月二十五日總統命令第七條

第十條，1903年八月十二日取締黃種及蒙古種人居留條例二十五條，1903年五月二十七日瓜地馬拉警察總監布告)

(十) 巴拿馬——政府對於此例頒布後違例入境之華人，有驅逐出境之權。(1903年第一號例)

庚、關於離境之歧視

(一) 墨西哥——華僑攜帶墨婦及未成年土生子女回中國時，令華僑對於每人須繳呈保證金墨幣五百元，方准攜帶出口。(駐墨公使館編墨國現行法令 對於中國人有密切關係各項規定之撮要)

各國排華之動機，不外基於勞工競爭及種族歧視二點。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從事於西部開發，華僑頗受歡迎，人數激增，



逐漸與當地勞工處於競爭地位，於是掀起以加利福尼亞省爲大本營之排華運動，結果于一八八〇年中美兩國訂立停止中國移民十年之條約，美國國會復於一八八二年制定停止華工入口條例，迨一九〇四年停止中國移民條約期滿，美政府不願我方反對，加種限制華人入境，一九〇五年我國民衆之抵制美貨運動，即因此而起。其他如加拿大及荷印等地亦先後採用種種方法，對於華人入境予以不合理之限制。華僑吃苦耐勞，不斤斤於工資之多寡，是以白人無法與之競爭，加以旅外備受壓迫，愛護祖國之心理特切，復因色種關係，不易爲居留國所同化，遂皆爲各國政府憎惡之

處。

民族歧視立法爲國際紛爭之重要根源，現正同生死共患難之同盟國間，殊不應再有此種不合理之現象存在。我人主張自今以後，各國政府不得再有任何種族歧視之立法，或對於移民入境，規定職業種類，勞動機會。教育程度及財產負擔等不合理之限制，其現行法律之違背上述原則者，應即澈底予以修正。我人抗戰六載，友邦未能予以充分有效接濟，尚可諉諸交通及軍略等理由，聊以自慰，但若關係各國舉此損人不利己之移民歧視法案不加修正，則用意所在，實難令人瞭解矣！

# 戰時美國的出版界

譯者各脫 [Orville Prescott] 作  
蕭 耀 遠 節 譯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星期週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的變遷非常的鉅大，出版界無疑地也不能例外。我們這代人是生長在二十年代。戰後的幻滅中，親身經歷三十年代的痛苦與失望，眼看着這一次戰爭的形成與爆發，自然我們的一切觀點與前一代人生長在承平時代是不同。因此，我們對文學的欣賞與出版物中所表現的，都大異於前。

但是在一九一八與一九四二一三的兩個戰爭年代，美國出版界有一個奇異的符合點：一九一八與一九四二銷路最廣的書是與戰事無關的，前者的代表作是瑞特（

Harold Bell Wright）的「當人是一個人的時候」（When man is a man），這是一本傷感的，在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書；後者的代表作是魏斐爾（Franz Werfel）的「白乃特之歌」（Song of Bernadette），這是一本冗長而嚴肅研究宗教的書。這兩本書雖鮮相同之點，但它們都是使人的情緒逃避戰爭。

還有一符合之點，在這兩個時代，美國人都喜歡看滑稽可笑，描寫軍隊生活的書。

但相同之點只止於此。我們可以說，在一般人的心靈深處，無論在威爾遜或羅

到戰時時代，他們也趨向於尋常笑話。這種精神與傳統的寄托。顯明的差別在於兩個時代的知識水準。今日的美國人，急於要知道世界大勢與輿論及一切戰事消息，因此出版界所受的影響遠異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近兩年美國出版的書，大多是非小說的或是少數精良的流行戰事小說，而戰爭詩歌則差不多完全沒有，這是本次戰爭與上次戰爭中文學興趣最大不同之點。這種變遷，反映一種對資本更強強現實的，知識上更靈活的，更成熟的態度。

美國雖然在第一次大戰時也有非小說書籍得了不少的成功，但與今日相較，實有天淵之別。這次戰事中美國戰地通訊員，都是世界知名之士，他們不但供給一切的戰事消息，並且還左右美國一般的輿論。其中如托利米斯 (Tolliver)，懷特 (

White)，勃朗 (Brown)，斯密士 (Smith)，平日爾 (Cunliffe) 等人，都是積學多能的新聞學家。討論戰事應如何進行像西維斯基 (DeSovetky) 米契 (Miche)，克南 (Keene)，開拉弗萊 (Kellie) 等人，與研究和平如何達到像胡佛 (Hoover)，吉比斯 (Gibbs)，安吉爾 (Angell)，費弗爾 (Fowler) 等人，使非小說的戰事書籍在這次戰事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去年，這些人的書都是銷路很廣的，較之小說多售出二三倍之多。美國出版家也日以繼夜地絞腦汁，計劃如何出版自新的觀點來探討戰事的書，猜想在那個遙遠的地方會將發生戰事，隨時預備好電稿，當戰事一發生，馬上去電訂約隨時戰地通訊員。這種情形，都與上次戰時不同的。

兩次戰事中美國所出之長篇小說相同之點也很少。第一次大戰中的長篇小說

，除了約了三十萬的伊班尼斯(Ibaner)的「四騎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外，差不多沒有一本可觀的，直到戰事停頓後，好的長篇小說才出現，「西部前線平安無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再會吧，戰爭」(Fare wel to Arms)、「不再開兵了」(No more Parades)這些名著，都是在和平時期寫的。今日的情形恰相反。赫明威(Hemingway)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是本次戰事中的長篇傑著，它描寫人類的勇敢與性情及初期法西斯戰爭中人與人間殘酷，非常地成功。巴勃乃特(Brooks)的「高於一切」(Take above all)雖然有許多缺點與膚淺的地方，但是它對一般英人在鄧扣克後之精神的矛盾，有驚人的描寫，本書並強調英國的許多社會罪惡。海門(Herman)

Howell)的「人質」(Hostages)，賽黑兒(Anna Seizer)的「第七號」(The Seventh Cross)都是以成熟與精巧的技巧，描寫法西斯統治下恐怖。阿耳德瑞及(J. Aldridge)的「名譽攸關」(Shonor With Honor)是一本絕妙的空戰長篇小說。總之，戰事小說，其量雖不多，但其質並不亞於其他的戰事書籍。

美國詩歌在這次戰爭中，既不能表達民意，又不能描寫任何戰事情形，不得不歸咎已往美國人對於這門文藝的不注意。已往十五年中，美國的詩人，曲解了詩的原意而專注意於不關宏旨的技術與政治意識，於是詩歌的藝術，整個衰落了。美國今日詩人的作品，祇是誠摯的宣傳品；確是，一種具有偉大目標的新嘗試，但並不是詩。

美國全國一天一天地加緊對戰事的努

力，這種全面的努力反應在出版界與讀者中的也愈來愈顯。非小說的戰事書籍不但銷路最廣，並且支配了出版界。小說的出版與寫作漸形減少。一方因由於讀者對於小說的需要減低，另一方是由於許多作家都從軍去了，他們沒有時間，沒有餘力，也沒有精神寫小說；留在後方的雖也不少，但多從事其他軍事工作；還有一部份作家沒有出品，因為戰事緊張的情形損害了他們的創作力。出版家也有不少從軍去了。紙張的供給減少了百分之十，以後還要劇烈地減少。紙的品質也愈來愈壞。裝訂書籍的工人也很缺乏，郵寄也有種種不方便；這一切都影響美國的出版物。

在戰時出版界的各種非常情形中，還有一件特出的事情：就是有些出版家與書店老闆借着出售專門技術書籍而成了暴發

戶。軍隊與軍火工業大量購買這類書籍。在各大火車站附近的書店中，陳列滿了關於電氣工程，銲接方法，機器裝修等小書，美國男男女女，因為要適應戰時環境以求在軍火工業中求得報酬更好的職業之故，爭先恐後地購買這種書，真是洛陽紙貴。世界最大書局美琪「Macy」的書籍部，所出售的專門技術書，較之三年前增加達五倍之多，而種類多達三千。

假如美國戰時的出版界致英國有同一的傾向，那麼，供求不應的情形也會一樣——讀者的需要一天一天增加，出版物一天一天減少。在英國，因為買不到新書，一般人開始收羅好的舊書，好的舊書得不到，甚而前些年無法銷售的壞書大家也爭着買。這種情形，美國也會發生的。

# 歐洲的前途

佩查譯

「原文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英國新近出了一本書叫「重建歐洲」(Building Europe)其中收集了在倫敦的波蘭，比利時，希臘，南斯拉夫，捷克，盧森堡，挪威，荷蘭等國自由政府的代言人對於歐洲的前途的意見。大體說來，他們以為歐洲的重建，還是以政治的基礎為主。

波蘭外交部長拉森斯基的意見也是偏於政治的重新安排。荷蘭總理革勃蘭地博士說：「我們需要政治家急於經濟家」。

比利時總理皮爾羅特則以「公平的民族權利」為着重點。捷克總統貝奈斯認「懲罰的和平」為最重要。自由法國發言人阿耳芳的意見亦如此；依他看來，戰後歐洲的重建，祇有百分之三十是由經濟來解決，其他百分之七十是等待政治的安排。這些

人之中，僅盧森堡外交部長皮區的意见與衆不同，他說：「歐洲的前途，是可能要大部分拿經濟來解決的。」

探討的中心，是聯邦組織問題。貝奈斯與拉森斯基提出一個波捷聯盟；猶哥斯拉夫外長寧采其主張巴爾幹半島的聯合。拉森斯基又主張中東歐的斯拉夫民族聯邦；柴德羅主張地中海東方諸國聯合；貝奈斯又提議一個日耳曼聯盟；寧采其以為已往之國際聯盟有復活與加強之必要；阿耳芳理想中的組織，是一個以法國為中心而包括意大利及德國西部工業區的聯合；皮區則主張一個大歐洲合眾國。

但挪威，比利時，荷蘭等小國並不主張歐洲大陸聯邦。挪威總理尼喀斯沃爾特

以爲共同的民主精神與共同的經濟利益是各國合作的先決條件。比利時總理皮羅特提出警告說，「聯合的範圍愈擴充，則聯合制度的力量與團結愈弱」。荷蘭總理革勃蘭地博士說，「一個純歐洲國家的團結如歐洲合衆國者，只是一個不能實現的理想」。挪威之所以傾向一個與英美合作的太平洋制度而不贊成大陸制度者，因荷蘭海外殖民地甚多，而挪威又是一個依航業爲生的國家。

贊成大陸制度的國家，一律認爲英國在這個制度中應積極負起重大責任，認爲歐洲前途的光明大部有賴於英國。大家並以爲戰後俄國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貝奈斯聲明，他素來反對將英俄二國劃出歐洲之外的意見，英俄二國與歐洲各國之密切合作，爲歐洲前途光明之所寄。

關於經濟問題，討論中心，集中在自

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之孰應採用。拉森斯基對於已往的「所謂自然力量之放任動作」很爲惋惜。革勃蘭地博士認經濟的計劃是中古時代「公平價格」的近代表現。柴羅羅與尼喀斯沃爾特都以爲應採計劃經濟。貝奈斯博士以如採行計劃經濟必須附帶許多先決條件；比國皮爾維特與法國阿爾芳的意見則大相懸殊。皮爾維特對於純計劃經濟一些信心沒有，以爲實行計劃經濟祇由爲首者數人來計劃與思考是絕不好的制度。阿爾芳則主張應採取自由制度與計劃經濟雙方的長處。

所有的代言人對於戰後經濟應爲國際性這一點意見，一致都認爲提高各國的生活標準與發展各國人民的購買力爲戰後必須作到的。皮羅特表示比利時必定要大量的輸出貨物。否則只有餓死。尼喀斯沃爾特聲明挪威祇有借航運所得以付她的原料

輸入的代價這個事實。柴德羅以為英國在戰後應該在巴爾幹諸國購買大量的原料。阿爾芳則指出戰後債權國——主要是美國——對於決定國際貿易之重要。貝奈斯博士拉森斯基則特別關心中東歐經濟的困難，並以為有計劃的工業化與農業近代化在該「災區」中是這必需的。

各人意見分歧，有時甚至彼此矛盾。艾登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本書中的觀點各人不同，與大英政府所見者亦異。雖其如是，方見長處。」不同」給與同盟以生命與彈力。」在此書中，複雜問題變為簡明，解決方策亦盡量提出，只待盟國探找出最後實際的辦法。

## 新書出版預告

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排印中）

戰爭與作戰原料（排印中）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排印中）

國際編譯社印行



### 本刊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有關世界輿情，學術譯著，書刊介紹及文藝批判等類文字。
- 二、來稿不拘文言白話，務須繕寫清楚（勿寫兩面）並加新式標點，每篇以三千字為原則，但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譯稿務希附寄原文，如確有不便，必須詳註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點等。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筆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備查考。
- 六、來稿一經採用，立即從優致酬，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七、未經登載之稿，除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 八、來稿請寄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亦塵本社。

## 國際編譯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 國際編譯社

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亦塵

社長兼主編 董霖

發行所 世界書局

重慶民生路七十一號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冊	十元	照加
預定半年	六冊	五十四元	照加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百元	照加

地位	封面	封底	正文內
全	二千五百元	二千五百元	一千元
半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五百元
四	無	無	二百元

